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七

衣冠

貂蟬

玦珮

巾帽

衣裳

袍

裙襦

表帶

衣冠

墨子曰昔齊桓公高冠博帶以治其國楚莊王鮮冠紕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莊子曰曾子居衛正冠而纓絕歛襟而用瓦楚辭曰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心不衰帶長斂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漢書曰將軍上書請命天子氣長纓以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乃使越王請舉國內屬又曰秦獄吏冠冠杜後魚文冠夕張敞牙武為梁相敬遣使送之曰何以右梁武馬利其衝策當以柱後惠文蟬治之爾惠文也冠細如蟬也今御史劉向別錄曰鶡冠子常居深山以鶡為冠故號鶡冠子漢書內傳曰上元夫人戴元星靈芝夜光之冠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端飾首前將翟尾燕成趙其君冠賜趙臣建武時匈奴內屬世祖賜南單于常侍惠文冠東觀漢記曰楊賜患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所服冠幘綬



帶又曰武冠俗謂之大冠詩晉陸機贈潘正叔詩曰過蒙時來運與爾遊承華執笏崇賢內振纓曾城阿晉郭璞詩曰杞梓生南荆奇才應世出擢穎蓋漢陽鴻聲駭皇室逐應四極運朱才耀玉質表魏武帝讓還司空印綬表曰臣文非師尹之佐武非折衝之任遭天之幸竊重授內踵伯禽司空之職外承呂尚鷹揚之典斗筭處之民其瞻觀水土不平茲究未靜臣當竭屬身爲國累臣無智勇以助萬一夙夜慙懼若集水火未知何地可以消過

貂蟬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金取堅剛百陶不耗蟬是高尚食絮自在駁下豹內勁悍而外溫潤賦隋江撝華貂賦曰領軍新安殿下以副貂乘

錫仰銘恩澤謹題小賦貴豐貂於挹婁飾惠文而見求標侍臣之密設矐毛彩之溫柔拜文槐而影度陪武帳而香浮隨玉珩之近遠共金璫之去留仰太山之千仞開谷中之鄙吝撤君子之寶飾榮小人之蓬鬢蔑置醜之殊私誇賜田之薄潤顧朽拙之微躬早遊藝而不工逢河間之好古自隗始而恩隆諒維鵜之有媿庶懷昔而克終啓梁元帝謝東宮賚貂蟬啓曰挹婁之毳曲隆鴻恩麗水之珍復蒙殊獎東平紫貂之賜非聞暖頤中山黃金之錫豈曰附蟬坐變仲尼之容增暉允南之貌

玦珮

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玦楚辭曰損余玦兮江中遺予珮兮灑浦又曰虛衣兮披披玉珮兮陸離孔叢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玉說苑曰經侯過魏太子左帶玉具劍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不視又不問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之此魏之寶也經侯解劍珮委之趨而出上車去太子使騎操劍珮與侯曰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遺我賊也典略曰孔子返衛衛夫



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璆然 晉公卿禮秩曰特進珮水蒼玉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皆佩水蒼玉 **賦** 魏文帝玉玦賦曰有昆山之妙璞產曾城之峻崖漱丹水之炎波蔭瑤樹之玄枝包黃中之純氣抱虛靜而無爲應九德之淑懿體五材之表儀 **銘** 後漢崔瑗遺葛龔珮銘曰禹湯罪已仲尼多誨盤盂有銘几杖有誠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君子妄怒厥亦生災晉厲好虐藥書作亂荀瑶峻戾韓魏致難慄愷憤激動腸傷氣又生百疾歷年不遂俯覽斯珮柔韋是貴 **啓** 梁簡文帝謝勅賜玉珮啓曰昉田麗彩槐水鏤文飾以金闕之珠製以魯班之巧故以裾端照色影外生光恩發內府猥垂霑賜臣方溫謝德比振慙聲 **書** 魏文帝與鍾繇書曰南陽宋惠叔稱君侯昔有美决聞之驚喜笑與杼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言乃不忽遺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猷益腆敢不欽承

巾帽

魏略曰夫餘國以金銀飾帽 又曰管寧在家恒著皂帽 又曰裴潛爲代郡太守撫之以靜單于脫帽稽顙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常行陳梁之間遇雨故其中一角霑而折二國學士著巾莫不折其角云作林宗巾其見儀則如此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宣皇在渭濱將戰宣皇戎衣蒞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與葛巾毛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皇聞而歎曰可謂名士矣 沈約宋書曰陶潜在家郡將侯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酒畢復還著之 **啓** 陳周弘正謝勅賚烏紗帽等啓曰雖復魏宣二端豈能比今茲賜廣微四縫未足方其華飾既受非望之恩方貽匪服之誚

衣裳

毛詩曰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楚辭曰製芟荷以爲衣集芙蓉以爲裳 漢書曰鄧通以擢船爲黃頭郎 施其黃髮於船頭因以其名名之曰黃頭也 文帝夢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之顧見其衣後穿覺而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見鄧通衣



其後穿是夢中所見因而甚見幸 魏書曰文帝詔與朝臣云三世長者  
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夫珍玩必中國總綃總  
其白如雪羅紈綺縠未聞衣布服葛也 又曰甄皇后生每寢家中人髣  
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 魏志曰文帝欲徙冀州一十萬戶實河  
內侍中辛毗諫帝怒起入內毗隨而引帝裾帝奮衣不迴良久帝乃出曰  
恠卿持我何大急 吳書曰顧弟每得父書灑掃正衣服拜跪 王隱晉  
書曰董威輦每得殘碎繒輒結以爲衣號曰百結 **詩** 魏曹毗夜聽擣衣  
詩曰寒興御紈素佳人治衣襟冬夜清且永皓月照堂陰纖手疊輕素朗  
杵叩鳴碓清風流繁節迴颺灑微吟嗟此嘉運速悼彼幽滯心二物感余  
懷豈但聲與音 宋謝惠連擣衣詩曰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白露滋  
園菊秋風落庭槐蕭蕭莎雞羽冽冽寒蟬啼夕陰結空暮宵月皓空閨美  
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攜簪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簷高碓響發楹長杵聲  
哀微芳發兩袖輕汗染雙題 梁柳惲擣衣詩曰孤衾引思緒獨枕悵憂  
端深庭秋草綠高門白露寒思君起清夜促柱奏幽蘭不怨飛蓬苦徒傷

蕙草殘行役滯風波遊人淹不歸亭臯木葉下隴首秋蓬飛鶴鳴勞永歎  
採綠傷時暮念君方遠遊賤妾理紈素秋風吹淥潭明月懸高樹軒高夕  
杵散氣爽夜碓鳴瑤筆隨步響幽蘭逐袂生 梁劉孝威賦得香出衣詩  
曰香出衣步近氣逾飛博山登高用鄴錦含情動醫比洛妃香纓麝帶  
金縷瓊花玉勝綴珠徽蘇合故年微恨歇都梁路遠恐非新猶賢漢君芳  
千里尚笑荀令止三旬 周庾信夜聽擣衣詩曰秋夜擣衣聲飛度長門城  
今夜長門月應如晝日明小鬟宜粟纈圓要韻織成秋碓調急節亂杵變  
新聲石燥砧逾響桐虛杵絕鳴鳴石出華陰虛桐採鳳林北堂細腰杵南  
市女郎砧並結連支縷雙穿長命針倡樓驚別怨征客動愁心 又曰擣  
衣明月下靜夜秋風飄錦石平砧面連房接杵暑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  
調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嫫姚 梁費昶華光省中夜聽城外擣衣詩曰闔  
閭下重關丹墀吐明月秋氣城中冷秋枯城外發浮聲繞雀臺飄響度龍  
闕宛轉何藏摧當從上路來藏摧方未已定自乘軒里乘軒盡世家佳麗  
似朝霞貞璫耳上照方繡領間斜衣燠百和屑鬢挿九枝花昨暮庭槐落



今朝羅綺薄拂席卷鴛鴦開縕舒龜鵠金波正容與玉步依砧杵紅袖往  
還縈素腕參差舉徒聞不得見獨夜空愁佇 梁王僧孺詠擣衣詩曰足  
傷金管遽多愴緹光促露團池上紫風飄庭裏綠散度廣陵音慘測憾漁反  
陽曲別鵠悲不已離鸞斷還續尺素在魚腸寸心憑鴈足 **啓** 梁庾肩吾  
謝東宮賚內人春衣啓曰階邊細草猶推綵葉之光戶前桃樹及訝藍花  
之色遂得裾飛合鸞領闕分鸞試顧採薪皆成留客

袍

史記曰秦相范雎與魏人須賈有隙及賈便秦雎自稱張祿先生往詣賈  
賈見其寒取一綈袍以賜之及雎數賈罪曰爾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有  
故人之意也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降武帝服赤霜袍雲采亂色非錦  
非繡不可得名 袁山松後漢書曰靈帝欲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輸  
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續乃坐使者於單席舉縕袍以示之臣之所  
資唯斯而已故不登公位 **賦** 隋江惔山水納袍賦曰皇儲監國餘辰勞  
謙終宴有令以紉袍降賜何以奉揚恩德因題此賦濫時來之寵沐振長

纓以祗肅奉性與之文章侍相娛之絲竹解女羅之山帶佩流霞之羽服  
裁縫則萬壑縈體針縷則千巖映日圖島嶼之削成寫淪漣之徑復埽符  
采於雕煥並芬芳於蘭菊憫四選之徂遷軫百慮之迴遭霜飛空而浸霧  
鴈照月而猜弦聽風鍾之易近對冰雷之踈懸若董衣之百結同衛服之  
十年嗟班鬢之已颯愧冶袖之爲妍謝銜珠之有報荷墜履之無指 **陳**  
晉劉謐之與天公牋曰體戰身噤脫衣凍坐賴公借袍南越送火 **啓** 陳  
周弘正謝東宮賜縠袍啓曰或儔名麗辭等質輕霧或色華少海用寶叢  
臺或粲彼三英縫茲五絨品頌歲襲綠奪春耕蒿席可充縕袍易足

裙襦

漢書曰班伯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時上方向文學鄭寬中張禹等朝夕入  
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絕班出與王許子弟  
爲羣在於綺紈襦袴之中非其好也 東觀漢記曰梁鴻鄉皇孟氏女容  
貌醜而有節操多求之不肯父母問其所欲曰得賢壻如梁鴻者鴻聞之  
乃求之女布襦裙鴻曰此真梁鴻妻也 漢書曰廉范爲蜀郡太守百姓



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昔日無襦今五袴啓梁沈約謝齊竟陵王賚母  
赤國雲氣黃綾裙襦啓曰竊以積絲成綵散繭騰花巧擅易水之間價貴  
叢臺之下民受祿為養霑荷彌深聖恩曲漸自葉流根復袖緼裾豈伊恒  
飾榮新之寵固難輕報 梁任孝恭謝裙襦啓曰加以庭闕桑麻室空機  
杼林無暖席桁靡懸衣值蓬卷北郊鴈飛南浦雪關河陰冰生海岸而繩  
帶屢盡苦風霜之切弊履恒穿踐泥沙之凍自憐袖短雖內手而猶寒每  
恨衣輕徒斂襟而彌慙

### 裘

墨子曰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 戰國策曰蘇秦  
說秦王書十二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 又曰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  
魯有老人涉淄而寒出而不行坐沙中單見其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曰田  
單之惠施欲以取我國乎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對曰王不如因賞下  
今日寡人憂人之寒單解裘而衣之稱寡人之意焉 說苑曰千金之裘  
非一狐之皮也廊廟之棟非一木之枝也王法非一士之知也 晉咸寧

起居注曰大醫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據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功  
其於殿前燒之勅外內有造異服依禮治罪 十洲記曰漢武帝天漢二  
年西國王獻吉光毛裘裘色黃蓋神馬之類入 水經曰不沉入火不焦  
帝厚謝使者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來朝章帝以王觸寒涉道賜王乘  
輿貂裘啓齊王融謝勅賜御裘等啓曰雲衣降授仙裾曲委榮振素里  
澤駭蓬心昔漢帝解裘不獨前寵曹王褫帶復降今恩 又謝竟陵王賜  
納裘啓曰降飾自尊垂榮及賤玄玉不純曾波奪采南陸方永北風日壯  
無衣無褐發念聖衷而挾纊之間每流解裘之賜偏委 梁簡文帝謝東  
宮賜裘啓曰物華雉毳名高鸞羽才慙齊相愧白狐之飾德謝漢蕃均黑  
貂之賜地卷朔風庭流花雪故以裾生惠氣袖起陽春

### 帶

穆天子傳曰天子征至赤鳥之人赤鳥氏先出自宗周乃賜貝帶五十具  
戰國策曰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  
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狄也 史記曰帝遺匈奴



黃金飾具帶一具 魏略曰踈勒王獻大秦赤石帶一枚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帝脫御金帶以賜遜又親以帶之 吳錄曰鈎落者革帶也世名爲鈎落帶 啓 梁劉孝儀謝晉安王賜銀裝絲帶啓曰雕鏤新奇織製精絜越中玉女不得關思上方名匠莫能議巧人情駭觀如見買臣之綬望貌移姿似逢子訓之術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七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八

儀飾部 節 黃鉞 鼓吹 相風 漏刻

禮記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 呂氏春秋曰墨者田鳩欲見秦惠王留三年而不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乃往見楚王王悅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而得見出而告人曰吾不識秦之道乃當由楚也物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置大窖中絕飲食大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饜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羊武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節毛盡落積五六年 又曰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上遣嚴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遂發兵浮海救東甌 又曰張騫使月氏匈奴得之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又曰諸葛豐特立剛直元帝擢爲司諫校尉刺舉無所避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按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



舉節語章曰下欲收之章馳車去豐追之許因得入宮門自歸於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諗去節自豐始 又曰漢使王焉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焉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穹廬單于受之 東觀漢記曰永平中遣鄭衆使北匈奴衆因上書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悉恨放兵圍臣今復銜命必凌折臣臣誠不忍將大漢節對旣裴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上不聽衆不得已旣行後果爲匈奴所殺 獻帝春秋曰太傅馬日磾假節循撫州郡表術在壽春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日磾失節憂恚而死 **表** 梁元帝遷荊州輸江州節表曰周有掌節之職漢有符節之令所以子孫慷慨忠肅勤王無絕終古有高前載臣自擁旄鶴塞執茲龍節幸逢銀山自溢玉燭調年雖免茂弘之譏竟微辛毗之勇

黃鉞


尚書曰武王左杖黃鉞右執白旄 淮南子曰至精之感無所不通昔武王度孟津而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武王舉黃鉞瞋目而麾之曰予在天下誰敢害吾於是風去而波罷遂得濟 吳錄曰假陸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矣 晉中興書曰會稽王道子進位丞相牧揚州假黃鉞 世說曰諸葛亮之次渭濱也關中震動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宣王旣與亮對渭而陣亮設誘詭譎萬方宣王果大忿憤將應以重兵亮遣聞諫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杖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必辛佐治也 **銘** 蔡邕黃鉞銘曰帝命將軍執茲黃鉞威靈震耀如火之烈公之莅止羣狄斯柔齊聲固設介士斯休

鼓吹

漢書曰韓延壽在東郡植羽葆鼓車吹車 又曰秦始皇末班懿避地樓煩致馬牛羊二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 東觀漢記曰段穎起於徒中爲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穎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 又曰建初八年稱班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 應劭漢官儀曰鼓吹爲國盤娛禦侮爪牙 吳志曰孫權拜諸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檠戟武騎三百拜畢令恪備威儀作鼓吹



導引歸家 吳質別傳曰質爲北中郎將朝京師上歡喜其到比至家問訊相續詔將軍列鹵簿作鼓吹望闕而止 吳曆曰曹公出濡須口吳王乃自乘船從濡須口入曹公嚴兵待之乃作鼓吹迴還曹公見吳舟船器仗法伍整肅乃歎曰養兒當如孫會稽劉表子直是豚犬耳 江表傳曰周秦爲濡須督統諸將諸將以秦本出賤微咸輕傲之孫權乃入秦營於都巷中張幔大請官僚使秦脫衣幘見其瘡痍迎體指瘡而問何地戰傷秦具對權把其臂流涕曰卿爲孤兄弟戰不惜命身如刻漆孤何心而不待卿以骨肉之恩使秦以兵馬導從出作鼓吹 又曰孫策賜周瑜鼓吹贈賜莫與爲比策令曰周公瑾英俊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也 荊州先賢傳曰羅獻以太始三年進位冠軍假節給大車增鼓吹棨戟 俗說曰柏玄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旣而思得云鳴鶴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語林曰陸士衡爲河北督已被問備內懷憂懣聞衆軍警角鼓吹謂其司馬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鳴  晉陸機鼓吹賦曰原鼓吹之攸始蓋

稟命於黃軒播威靈於茲樂亮聖器而成文騁逸氣而憤壯繞煩手乎曲折舒飄飄以遐洞卷徘徊其如結及其悲唱流音快愜依違含歡嚼弄乍數乍稀音躑躅於脣吻若將舒而復迴鼓砰砰以輕投簫嘈嘈而微吟咏悲翁之流恩怨高臺之難臨顧穹谷以含哀仰歸雲而落音節應氣以舒卷響隨風而浮沉馬頓跡而增鳴士頻蹙而霑襟若乃巡郊澤戲野垆奏君馬詠南城慘巫山之遐險歡芳樹之可榮  魏陳王曹植謝鼓吹表曰許以簫管之樂榮以田遊之嬉陛下仁重有虞恩過周旦濟世安宗寔在聖德 梁簡文帝讓鼓吹表曰寬博爲善不飾被於聲明綠寵成功未增榮於鏡管豈宜響芳樹於西河鳴朝飛於黑水彼已之譏何懼尸素之誠知慙 梁江淹爲齊高帝讓前部羽葆鼓吹表曰臣聞國容軍禮旌羽昭其華車騎品第鑿蕤諷其飾世教以之垂采民聽以之流文故勒岫銘海之功鞞革寫其詠戡難夷邦之業管竹凝其聲朱露玄雲旣錫上德巫山芳樹以被奇勳 隋江惛謝勅給鼓吹表曰略尋近古迭聽前事王文憲匡佐革命沈隱侯經綸始運騎吹之榮猶難忝冒以臣况此寔非倫輩



豈可更崇文物重假名器高臺迢遠未朱夏而登臨芳樹華滋非青春而奏曲

相風

晉令曰車駕出入相風前引賦晉傅玄相風賦曰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乎其達變通之理乎觀妙之微神明可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乃構相風因象設形蛇盤獸以爲趾建修竿之亭亭體正直之無撓度經高而不傾棲神鳥於竿首俟祥風之來征晉張華相風賦曰蓋在先聖道濟生人擬議天地錯綜明神在璿璣以齊七政象渾儀於陶鈞考古筭於六氣仰貞觀於三辰爰在保章世序其職辯風候方必立准極循物致用器不假飾恥修幹之迢迢凌高墉而莖植玄鳥偏其增翥瞻雲霄而矯翼嘉剗制之窮理諒器淺而事深步元氣於尋木寄先識於茲禽既在高而思危又戒險而自箴雖迴易之無常終守正而不淫永恪立以彌世志淹滯而愈新超無返而特存差偶景而爲鄰晉潘岳相風賦曰混元恍其初判二氣變而無窮動靡微而不兆象有始而必終思先天而不違立成器以相風極靈鳥於帝庭似日離乎紫宮飛輕羽於竿杪若鸞翔乎雲中廣漠興而習坎景風發而迴離闔闔揚而西指明庶起而東移晉陶侃相風賦曰乃有相風之爲形也終日九征桀然特立不邪不傾擬雲閣以秀出晞峻嶺於層城直南端以基趾雙崇魏之嶢嶢象建木於都廣邈不羣而獨榮朴雖小而不巨何物鮮而功大眇翩翩以高翔象離鷗於雲際擢孤莖而特挺若芙蓉於水裔若乃華蓋警乘奉引先駟豹飾在後歲蕤清路百僚允則彰我皇度晉孫楚相風賦曰伊聖皇之高烈美治道之穆清兼乾坤之普覆齊三光之朗明猶恭已以勞謙迄日昊而不寧慮聽政之有闕誠禍福於無形建殊才於辰極樹相風於紫庭爾乃神獸盤其根靈鳥據其顛羽族翩翩飄羅其側翔風蕭聊出其間

刻漏

說文曰漏以銅盛水刻節晝夜百刻周官曰挈壺氏掌壺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東觀漢記曰樊楚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吳錄曰吳



範善占候知風氣關羽將降孫權問範範日期明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  
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未正中頃之有風動帷範曰羽至矣外稱萬  
歲傳言得羽矣 **賦** 晉陸機漏刻賦曰偉聖人之制器妙萬物而爲基形  
罔隆而弗包理何遠而不之既窮神以盡化又設漏以考時爾乃挈金壺  
以南羅藏幽水而北戢擬洪殺於編鍾順卑高而爲級激懸泉以遠射陸  
飛塗而遙集伏陰蟲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挹是故來象神造去猶鬼幻因  
勢相引乘靈自薦口納曾吐水無帶咽形微獨靈之緒逝若垂天之雷籠  
八極於千分度晝夜乎一箭抱百刻以駭浮仰胡人而利見夫其體也簡  
而効績也誠其假物也粗而致用也精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筵而  
周天者因其敏分地者賴其平微聽者假其察直觀者借其明考計歷之  
潛慮惻日月之幽情 宋鮑照觀漏賦曰歷玉階而升隩訪金壺之盈闕  
觀騰波之吞瀉視驚箭之登設謹戶牖而知命掩雲霧而測暉創百齡於  
纖隱積千里於空微彼崢嶸而行溢此冉冉而逾衰撫寸心而未改指分  
先而永違貫古今而并念信寡易而多難時不留乎激矢生乃急於走丸

神休迫而忘慮心坎慄而慄歡望天涯而佇念懼雄劍而長歎嗟生民之  
永迷躬與後而皆恤死零落而無二生差池而非一 **銘** 後漢李尤漏刻

銘曰昧旦丕顯敬聽漏音思我王度如玉如金 晉孫綽漏刻銘曰二儀  
貞運聖鑒通玄數以微器理以象宣乃制妙漏挈壺是銓近取諸物遠贊  
自然川滿則盈乘虛赴下靈虬吐注陰蟲承寫昏明無隱其晷度陰陽是  
效其屈伸不下堂而天地理得設一器而萬事同倫 梁元帝漏刻銘曰

玉衡稱物金壺博施司南司火未符茲義帝曰欽哉納隍斯譬實惟簡在  
窮神體智宮槐晚合月桂宵暉清臺莫爽解谷胥依七分六日五祀三微  
事齊幽贊乃會通幾碧海有乾絳川猶竭飛流五色涓涓靡絕龍首傷注  
仙衣俯裂箭不停畧聲無暫輟用天之貞分地之平如絃斯直如渭斯清  
梁陸倕新漏刻銘曰微若抽繭逝如激電耳不輟音眼無留眄銅史司刻  
金徒抱箭履薄非兢臨深罔戰授受靡僞登降弗爽惟精惟一可法可象  
月不遁來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合昏暮卷冥莢晨生尚辯天意  
猶測地情況我神造通幽洞靈 周王褒漏刻銘曰竊以混元開闢天廻



地旋曆象運行暑來寒往二分同道烏靈正其昏夕兩至相遇表圭測其  
長短雖則晦朔先後失於公羊之說次舍盈縮惑於丘明之傳至乎出卯  
入酉黃道青綠季孟相推啓閉從序挈壺掌分數之令太史陳立成之法  
軍將以之懸井壺郎以之趨奏百王垂訓千祀餘烈者焉銘曰玄儀西運  
逝水東流甘川浴日深壑藏舟測茲秘象是曰神謀正震治歷下武惟周  
忽微以測積空成數圭表弗差光陰斯赴箭水無絕靈虬長注經寸日輪  
四分天度器遵昔典景移新刻荆山既鑄見吾且勒以福眉壽百王垂則  
李尤刻漏銘曰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曜俯順坤德乃建日官俾立  
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惑唐命羲和教授人時懸象著明帝以崇熙季未  
不虔德衰于茲挈壺失節刺流在詩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八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九

服飾部上 帳 屏風 幔 簾 薦席 案 几 杖 扇

麈尾

帳

史記曰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  
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諫乃止 又曰項王軍壁垓下夜聞漢軍四  
面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夜飲帳中 又曰丞相公孫弘燕見上  
或時不冠而見上嘗坐武帳中汲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  
可其奏事其見敬禮如此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感上區區之誠暮必神  
降上乃盛施帷帳燒堯沫香香聞數百里 又曰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  
光雜錯天下珍寶為甲帳其次為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 漢書曰東  
方朔云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甲乙帳名也瓚曰與造乙之  
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龍翠  
被為玉几燔之於四通之衢 三輔舊事秦時奢泰渭水貫都以象天河  
而處其中燔之於四通之衢 三輔舊事秦時奢泰渭水貫都以象天河  
橫橋南渡以象牽牛後宮列女萬有餘人婦人之氣上衝於天縑帳綺帷



木衣綈繡土被朱紫 東觀漢記曰栢榮常寢病太子朝夕遣中人問疾  
賜以帷帳奴婢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入復侍講 漢舊儀曰  
祭天有紺幄帳 馬融別傳曰馬融為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琴好  
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  
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益部耆舊傳曰程  
酺上事云漢文帝連上書囊以為帳惡聞紈素之聲 傅子曰太祖武皇  
帝恐嫁娶之僭上公主適人不過帛帳從婢十人而已 **詩** 梁沈約詠帳  
詩曰甲帳垂和壁螭雲張桂宮隨珠既吐曜翠被復含風

### 屏風

京兆舊事曰杜陵蕭彪子伯文為巴郡太守以父老歸供養父有客常立  
屏風後自應使命 東觀漢記曰宋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畫烈女帝  
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即為撤之時上姊胡陽公  
主新寡上與其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  
且圖之後弘見上今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

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

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 具職官部

三輔決錄曰何敞為汝南太守章帝南巡過郡有雕鏤屏風為帝設之命

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彫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 魏志曰太

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几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

君古人之服 吳錄曰景帝時紀亮為尚書令子隲為中書令每朝會詔

以御屏風隔其座焉 又曰曹不與善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權

以為生蠅舉手彈之 語林曰滿城武秋體羸惡風侍坐晉武帝屢顧看

雲母愧武帝笑之武云北窓琉璃屏風實密似踈帝有難色 **詩** 周庾信

詠屏風詩曰昨夜烏聲春驚啼動四鄰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流星浮

酒泛粟鈿繞杯脣何勞一片雨喚作陽臺神 又曰逍遙遊桂苑寂絕想

桃源狹石分花徑長橋映水門管聲驚百鳥人衣香一園定知懽未足橫

琴坐樹根 又曰高閣千尋起長廊四注連歌聲上扇月舞影入聞絃澗



水遶惚外山花即眼前但顧長歡樂從今一百年 又曰擣衣明月下靜  
夜秋風飄錦石平砧面蓮房接杵響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調寒衣須及  
早將寄霍嫫姚 又曰今朝好風日園苑足芳菲竹動蟬爭散蓮搖魚暫  
飛面紅新著酒風晚細吹衣跋石多時望蓮船始復歸 **賦** 漢淮南王屏  
風賦曰惟斯屏風出自幽谷根深枝茂號曰喬木孤性陋弱畏金彊族移  
根易土委伏溝瀆飄飄危殆靡安厝足天啓我心遭遇微祿中郎善治收  
拾指朴大匠治之彫刻削斷等化器類疵蔭尊屋賴蒙成濟其恩弘篤不  
逢仁人永爲枯木 **啓** 梁簡文帝謝賚棊子屏風啓曰極班馬之巧兼曹  
史之慮均天台之翠壁雜水業之嘉名電母之惚惚其麗色琉璃之扇愧  
其含影 梁劉孝威謝勅賚畫屏風啓曰昔紀亮所隔唯珍雲母武秋所  
顧止貴琉璃豈若寫帝臺之基拂崑山之碧畫巧吳筆素踰魏賜馮商莫  
能賦李尤誰敢銘 陳周弘正謝梁元帝賚春秋糊屏風啓曰昔琉璃見  
重雲母稱珍雖盡華麗有傷真朴豈若三體五例對玩前史一字褻貶坐  
臥箴規無復楚臺之風得同鄒谷之暖 **銘** 後漢李尤屏風銘曰舍則潛

避田則設張立必端直處必廉方雍闕風雅霧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  
**常書** 梁簡文帝於蕭子雲 **書** 飛白書屏風書曰得所送飛白書縑屏風  
十牒冠六書而獨美超二篆而擅奇乍寫星區時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  
雲飛豈待金璫便觀蟬翼間諸衣帛前哲未巧懸彼帳中昔賢掩色

幔

六韜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張幔蓋名曰禮將不如禮無以知  
士卒寒暑也 東觀漢記曰岑彭與吳漢圍隗囂囂壅谷水以縑幔盛土  
爲堤灌城 軍令曰戰時皆取船上布幔布衣漬水中積聚之賊有炬火  
火箭以掩滅之 蜀志曰張松勸劉璋絕曹公交通先主璋率步騎三萬  
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就與會 秦記曰符永固以太常韋逞母宋  
傳其父業得周官義旨乃就來宋家互講書百人隔絳紗幔而受書焉  
世說曰庾太尉亮風儀偉長時皆以爲美亮有大兒年數歲雅量之質便  
自如此温太真嘗隱幔視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論者  
乃謂不減亮 **詩** 齊王融詠幔詩曰幸得與珠綴幕歷君之楹月映不辭

馮煥原



卷風來輒自輕每聚金鑪氣時駐玉琴聲但願致樽酒蘭缸當夜明

簾

說文曰簾竹席也 釋名曰簾也布之覃然正平也 禮記曰夫不在斂

枕簾席鞞器而藏之 又曰莞簾之安豪楛之設也 方言曰簾宋魏之

問謂之笙 今江東云笙也 毛詩曰下莞上簾乃安斯寢 孫卿子曰輕煖平簾而

禮不知其安 淮南子曰蓆之上先萑簾樽之上先玄酒先王貴之先本

而後用末也 漢獻帝傳曰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

事能消却姦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為帝誦孝經一章以文二竹簾畫九

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也 晉公卿禮秩曰太宰

何曾遜位賜簾褥一具 王隱晉書曰車永為廣州刺史永子溢多使工

作象牙細簾工患之乃共舉出永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烏韜赤花

雙文簾 **啓** 梁劉孝儀謝始興王賜花紈簾啓曰麗兼桃象周洽昏明便

覺夏室已寒冬裘可襲雖九日前沙香粉猶弄三旬沸海團扇可拍 **書**

梁簡文帝答定襄侯餉臥簾書曰筠篁多品篠蕩雜名校色比奇備此為

貴自舍蒼紫似父暴於柯亭乍舒黝素若屢露於湖水三伏餘炎九折成

用便可旅食南館高臥北牕 又答南平嗣王餉舞簾書曰濯龍之木文

芻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為薦未若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綺爛霞舒製

雲母之修竹南湘點淚喻也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薦席

釋名曰薦所以自薦藉也 蓆釋也可卷可舒也 說文曰蒻蒲子也可為

薦 六韜曰桀紂之時婦女坐以文綺之蓆衣以綾紈之衣 毛詩曰我

心匪席不可卷也 禮記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夫為人子者居不

主與坐不中席 又曰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在何趾席南鄉北鄉以

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

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又曰哀公命

席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大戴禮曰武王踐阼席前左端之銘

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民一反一側爾不

可不志後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爾之所代 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

云

云

云



儉也 又曰臧文仲不仁者三妾織蒲家人販席與民爭利也 論語曰席不正不坐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家語曰明王之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

也還師在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士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匱此之謂

明王之道 楚辭曰瑤席兮玉鎮 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

諫曰天寒起土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

是以不寒事具 曾子曰不勞不費之為明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帝

舜左禹右皋繇不下席而天下治 晏子曰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

至滅葭而坐公不悅子獨席何也對曰臣聞介冑坐不席獄訟不席獄戶

不席三者皆憂也臣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善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

人亦席 子思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也 莊子

曰申徒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師合堂同席而坐 魯連子曰君所察者

三不可以不知不知時與不時譬猶春不耕也不知行與不行譬以方為

輪也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緣薦也 韓子曰趙簡子謂左右曰車席泰

美夫冠維惡必戴之履雖善必履之今車如此其大美也吾將何以履之

且夫美而耗上妨義之道 又曰孟懿伯相魯食不二味坐不重席 史

記曰陳平以敬席為門 又曰蘇秦激張儀令相秦以馬羈席坐之 又

曰任安與田仁俱為衛將軍舍人居門下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公主

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裂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

莫敢問也 漢武故事曰帝齋於尋真臺設紫羅薦 東觀漢記曰更始

至長安止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愧而俯刮席與小常侍語 又曰王常

與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又曰黃香家素貧躬執勤苦盡心供

養暑則扇牀枕寒則自溫席 又曰張禹為太傅尚書鄧太后以殤帝初

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與三公絕席 又曰宣帝建武元年拜御史

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

曰三獨坐 謝承後漢書曰戴憑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

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

今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

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又曰許敬字鴻卿其吏有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其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盧毓冀州論曰常山為林大陸為澤兼葭蒲葦雲母禦席汝南先賢傳曰鄭敬以兼葭為席常隨杞柳之陰 雜記曰吳議郎張純詣鎮南將軍朱據據曰為賦一物然後乃坐純賦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親沒隱蒙山之陽枝木為林艾為席 世說曰管寧與華歆同席讀書有軒冕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說苑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坐三經之席 **詩**齊謝朓詠席詩曰本生朝夕池落景照參差河洲蔽杜若幽渚奪江離遇君時採擷玉坐奉金卮但願羅衣拂無使素塵彌 梁柳惲詠席詩曰照日汀洲際搖風淥潭側雖無獨爾輕幸有青袍色羅袖少輕塵象牀多麗飾願君夜闌飲佳人時安息 **銘**後漢李尤席銘曰施席接賓士無過賢直時所有何必羊豚

案

說文曰案几屬也 燕太子曰太子常與荆軻等案而食 史記曰漢七年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甚恭高祖箕踞罵之 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信曰臣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臣王案之食玉具之劍臣背叛之內愧於心 烈士傳曰魏公子方食有鳩飛入其案下公子怪之此有何急來歸無忌耶使人於殿下視之左右顧望一鵝在屋上而飛 鹽鐵論曰良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純履絲匹庶糲飯肉食所以亂治也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子孫為小吏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諷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 又曰上欲封傅太后從弟商鄭崇諫持詔案起薄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反為一臣所制耶 又曰朱博為御史大夫為人廉不好酒色之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 漢武故事曰武帝時東郡獻短人長五寸上疑其山精常令案上行東方朔問曰巨靈汝何以叛阿母健不 東觀漢記曰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 又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語嘗屏案不食 又曰梁

又曰許敬字鴻卿其吏有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其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盧毓冀州論曰常山為林大陸為澤兼葭蒲葦雲母禦席汝南先賢傳曰鄭敬以兼葭為席常隨杞柳之陰 雜記曰吳議郎張純詣鎮南將軍朱據據曰為賦一物然後乃坐純賦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親沒隱蒙山之陽枝木為林艾為席 世說曰管寧與華歆同席讀書有軒冕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說苑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坐三經之席 **詩**齊謝朓詠席詩曰本生朝夕池落景照參差河洲蔽杜若幽渚奪江離遇君時採擷玉坐奉金卮但願羅衣拂無使素塵彌 梁柳惲詠席詩曰照日汀洲際搖風淥潭側雖無獨爾輕幸有青袍色羅袖少輕塵象牀多麗飾願君夜闌飲佳人時安息 **銘**後漢李尤席銘曰施席接賓士無過賢直時所有何必羊豚



鴻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庶下為人賃春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賃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神仙傳曰茅君當受神靈之職眾賓皆至忽然自有青縑帳於屋下數重白氈金案玉杯人皆飽醉 江表傳曰曹公平荆州仍欲伐吳張昭等皆勸迎曹公唯周瑜魯肅諫拒之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復有言迎北軍者與此案同 **銘** 梁簡文帝書案銘曰刻香鏤彩織銀卷足照色黃金迴花青玉漆華映紫畫製舒綠性廣知平文雕非曲厠質錦帷奉芳綺縵敬客禮賢恭思儼束披古通今察姦理俗仁義可安忠貞自燭鑒矣勒銘知微敬勗

几

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偶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也 子綦昔隱几不然 戰國策曰郭隗謂燕昭王隱几據杖聘視相使則斯役之人至 左傳曰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罃曰木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智伯怒 智伯荀罃也 投之以几出於其然 漢書曰

朱博遷琅邪太守齊邵舒緩良名博奮髯抵 音 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

俗耶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太史選其可用者 又曰平帝詔太師孔

光曰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輔導于帝今年耆有疾後又大臣惟國之重書曰毋遺者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食賜太師靈壽杖令為太師省坐置几太師省中用杖續漢書曰大將軍何進辟鄭玄玄以進辟權威不敢違意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待之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九州春秋曰孔融為北海太守為袁譚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義自若也 **詩** 齊謝朓詠烏皮隱几詩曰蟠木生附枝刻削豈無施取則龍文鼎三趾獻光儀勿言素韋絜白沙尚推移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

杖

史記曰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魯連子曰連却秦



軍平原君欲封之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壽先生笑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爲排患釋難解人之締結即是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也遂杖策而去 呂氏春秋曰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倚杖而問之曰子之父不有恙乎搏杖而問之曰子之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之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陪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禮辯親疎之義 韓子曰周王下令索曲杖吏求之不得使私求得之乃曰吾知吏不事他事也杖甚易得而不能得我令人求不移日得之豈謂忠哉 詩 梁到漑餉任新安班竹杖因贈詩曰叩竹藉舊聞靈壽資前識復有冒霜筠寄生桂潭側文彩旣班爛質性甚綱直所以天天真爲有乘危力未嘗以過投屢經芸苗植 梁任昉荅到建安餉秋詩曰故人有所贈稱以冒霜筠定是湘妃淚潛灑遂隣彬扶危復防咽事歸薄暮人勞君尚齒意矜此杖鄉辰復資後坐彥候余方欠伸獻君千里笑紆我百憂頻坐適雖有器臥遊苦無津何由乘此竹直見平生親

**賦** 晉張翰杖賦曰惟萬物之品分何利人之獨貴中神性之極妙豈給

口之至味雖至味之御內乃靡失乎身外舍少壯之自然假扶我之攸賴良工登乎曾巒妙匠鑿乎杯阿顧眄乎晞陽之條投刃乎直理之柯方圓適意洪細可手躊躇旦夕欲與永久儀制財於一尋假飾存乎尾首瑩牙爲其肩額朗金爲其背距 周庾信竹杖賦曰桓宣武平荊州外白有人稱楚丘先生來詣門下桓公曰名父之子流離江漢孤之責矣及令引進乃曰噫子老矣鶴髮雞皮蓬頭櫪齒乃是江漢英靈荆衡杞梓雖有聞於十室幸無求於于里寡人有銅環靈壽銀角桃枝開木瓜而未落養蓮花而不萎迎仙客於錦市送遊龍於葛陂先生將以養老將以扶危先生笑而言曰中國明於禮義暗於知人心之憂矣唯我生民雖復䟽條勁柘促節貞筠枝端刻鳥角首圖麟豈念相余有疾將余此身余此衰矣雖然有以非鬼非蜮乃心憂矣未見從心先求順耳伯玉何嗟丘明唯耻別有九棘龐眉三槐暮齒孔光謝疾袁逢致仕明公此贈或非乖理 頌 王粲靈壽杖頌曰茲杖靈木以介眉壽奇幹貞正不待矯輮據貞斯直植之爰茂

**贊** 晉郭璞桃杖贊曰叢薄幽蒼從風蔚猗輦以寧寢杖以扶危 銘 漢



劉向杖銘曰歷危乘險匪杖不行年者力竭匪杖不彊有杖不任顛跌誰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都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悅已亦不可相杖必取便不必用味士必任賢何必取貴 後漢李尤靈壽杖銘曰亭亭竒幹寔曰靈壽甘泉潤根清露流莖乃制為杖扶危定傾既憑其實亦貴其名 後漢馮衍杖銘曰杖莫如信行莫如仁惠而無實怨及爾身趙武之珍子罕之寶二子之迹蓋近於道 晉蘇彥邛竹杖銘曰安不忘危任在所杖秀矣雲竹勁直篠簜節高質貞霜雪彌亮圓以應物直以居當妙巧無功竒不待匠君子是扶逍遙神王 晉殷允杖銘曰二老晨征匪杖不遠四皓降趾匪杖不反翼德扶者捨杖焉資輔相天地匪賢而誰荃蕙雖秀才非貞質異端雖美道無玄術杖必不撓無取苒弱人貴一德勿惑穿鑿 晉傅咸邛竹杖銘曰嘉茲竒竹質勁體直立比高節示出於式 晉劉柔妻王氏靈壽杖銘曰籊籊鮮幹秀彼崇嶼下澤蘭液上瑩芳霄貞勁內固鮮粲外昭耀質靈膏作珍華朝杖之身安越齡松喬 梁簡文帝錫杖銘曰妙飾嘉光遊聖振灼排空霧轉騰雲鳳躍永異玉神長踰金錯

扇

春秋繁露曰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生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也 淮南子曰夫夏日不披裘者非愛之也爖有餘於身也冬日不用扇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 又曰炎火鑿池披裘而扇不能救也 語林曰庾廙為荊州都督以毛扇上成帝帝疑是故物 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夔牙先聆其音廙之此扇以好不以新 續晉陽秋曰謝安賞袁宏機對辯速後宏出為東陽郡時賢祖道治亭安起執宏手顧就左右取一扇授云聊以贈行宏應聲荅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座稱其率而當 詩 晉許詢竹扇詩曰良工眇芳林妙思觸物騁蔑疑秋翼蟬團取望舒景 齊丘巨源詠七寶閣扇詩曰裁狀白玉璧縫似明月輪表裏鏤七寶中銜駭難珍畫作景山樹圖為河洛神生風長袖際晞華紅柳津拂盼迎嬌靨隱映含歌人 梁簡文帝賦得白羽扇詩曰可憐白羽扇却暑復來氛終無顧廢子誰為一揮軍 梁何遜詠扇詩曰如珪



信非玷學月且為輪搖風入素手召曲掩丹脣 梁庾肩吾賦得轉歌扇  
 詩曰團紗映似月蟬翼望如空迴持掩曲態轉作送聲風 梁高爽詠畫  
 扇詩曰細絲本自輕弱綵何足眇直為發紅顏謬成幄中扇乍奉長門泣  
 時承栢梁宴思粧開已掩歌容隱而見但畫雙黃鵠莫作孤飛鷺 陳許  
 侃詠破扇詩曰蔽日無全影搖風有半涼不堪鄣巧笑猶足動衣香 漢  
 班婕妤扇詩曰新裂齊紈素解絮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  
 君懷神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颺奪炎熱棄指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漢班固竹扇詩曰供時有度量異好有圍方來風堪避暑靜夜致清涼  
 賦 魏陳王曹植九華扇賦曰昔吾先君常待得幸漢栢帝帝賜尚方竹  
 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其辭曰有神區之名竹生不周之高  
 岑對淶水之素波背玄澗之重深體虛暢以立幹播翠葉以成秋形五離  
 而九折蔑釐解而縷分效虬龍之蜿蜒法虹蜺之烟熅因形致好不常厥  
 儀方不應矩圓不中規隨皓牖以徐轉發惠風之微寒時氣清以芳厲紛  
 飄動乎綺紈 吳閔鴻羽扇賦曰惟羽扇之攸與乃鳴鴻之嘉容產九華

之中澤邁雍喈之天聰表高義于太易著詩人之雅章賴茲翮以內飛曜  
 羽儀於外揚于時祝融持運朱明發暉奔陽衝布飛炎赫曦同熅隆於雲  
 漢咸慘毒於中懷爾乃登爽塏臨甘泉漱清流陰玄雲運輕融以容與激  
 清風於自然披綃衽而入懷飛羅縷之繽紛衆坐侃以怡懌咸俯節以齊  
 歡感蕙風之盪懷詠棘心之所歡於是暑氣雲消獻酬乃設停神靜思且  
 以永日妍羽詳迴清風盈室動靜揚暉嘉好越逸 翻翻弈弈飛景曜日同  
 暎素於凝霜豈振露之能匹 晉張載扇賦曰有翽雲之素鳥體自然之  
 至絜飄縹羽於清霄擬妙姿於白雪俯濯素於河漢仰晞光於日月雙趾  
 蹶而騰虛六翮揮而風厲於是傲世公子傲儻踔躒遺物獨出樂此天爵  
 飛蒲氏之修蟠縈于余之纖繳弋翔冥之鷗雞連王子之白鶴裁輕翼以  
 為扇發清風於勁翮若乃搜奇選妙絕色寡雙鵠質暎鮮玄的點鋒修短  
 雖異而光彩齊同故易稱可以為儀詩美肅肅之容是以停之如栖鷓揮  
 之如驚鴻飄纓鞋於軒幌發暉曜於羣龍夫裂素製圓剖竹為方五明起  
 於名都九華興於上京 晉傅咸羽扇賦曰吳人截鳥翼而搖風既勝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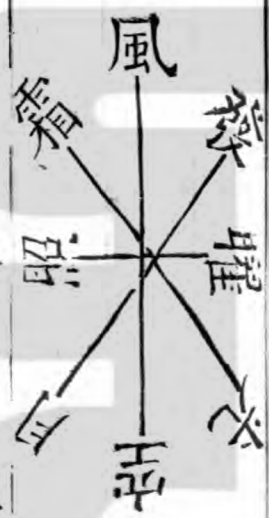


方圓二扇而中國莫有生意滅吳之後翕然貴之其辭曰鳳皇于飛翾翾其羽况靈體以遐翔匪六翮其焉舉感扇揚之興風宜收之以清暑彼安衆之云妙差剖箴於毫縷體在苒以輕弱侷編素於齊魯此因資以爲用不假裁於規矩雖靡飾於容好亦差池而有序上比列於南箕下等美於箒甫 又扇賦曰天道行而不息四節代以相尋背青春之令月踐朱夏於斯今熱融融以太其孰赫赫之可任汗珠墮以外流氣鬱結而內沉庶凱風之自南競清嘯而啓衿怨微飄之不與恨喬木之無陰搖輕扇之苒弱手纒動而憊心心取憊於捲握尚何希乎北林下濟億兆上寧侯王是曰安衆清暑作涼蒙貴幸於斯時無日夜而有忘謂洪恩之可固終靡弊於君芻火星忽以西流悲風起乎金商秋日淒淒白露爲霜體斂然以思暖御輕裘於溫房猥棄我其若遺去玉手而潛藏君昔故而向新非余身之無良哀徒勞而靡報獨懷怨於一方 晉陸機羽扇賦曰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山西與河右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鶴之羽以爲扇諸侯掩塵尾而笑襄王不悅宋玉趨而進曰敢問諸侯何笑昔者武

王玄覽造扇於前而五明安衆止繁於後各有託於方圓蓋受則於箒甫舍茲器而不用顧奚取於鳥羽宋玉曰夫創始者恒樸而飾終者必妍是故烹飪起於熱石玉輅基於椎輪安衆方而氣散五明圓而風煩未若茲羽之爲麗固體後而用鮮於是鏤巨獸之齒裁奇木之幹憲靈樸於造化審貞則而妙觀諸侯曰善宋玉遂言曰伊茲羽之駿敏似南箕之啓扉垂皓曜之弈弈含鮮風之微微襄主仰而拊節諸侯伏而引非皆委扇於楚庭執鳥羽而言歸屬唐勒而爲之亂曰伊鮮禽之令羽夫何翩翩與眇眇反寒暑於一堂之末迴八風乎六翮之抄 晉江道扇賦曰惟羽類之攸出生東南之遐嶠育庶族於雲夢散宗儔於具區色非一采或素或玄肌平理暢瓊澤冰鮮戠之則藏奮之則舉舍之以寒用之以暑制舒疾於一掌引長風乎曾衿蕩煩垢於體外流妙氣於中心 梁昭明太子扇賦曰匠人之巧製女工之妙織九折翠竹之枝直截飛禽之翼雖復草木樵枯金沙銷鑠火山熾寒泉涸能使凄兮似秋隆暑斯却 梁江淹扇上綵畫賦曰臨淄之稚女宋鄭之妙工織素麗於日月傳畫明於綵虹洛陽之伎



極江南之巧窮故飾以赤野之玉文以紫山之金粉則南陽之鈇澤墨則  
上黨之松心玉琴兮珠徽素女兮錦衣促織兮始鳴秋蛾兮初飛識桂莖  
之就罷知蘭葉之行衰 梁周興白鶴羽扇賦曰銜明珠以報德訪在陰  
而陽止既來集於衛軒亦傾舞於吳市駙瑤剪雪盈華寫潔通春似介點  
首如翳縈吹動髮環涼入衣悽兮若秋之暮慄兮如雪之飛 **頌** 晉劉臻  
妻五時畫扇頌曰炎后飛軌引曜丹塗鞋賓應律融精協曦五象列位品  
物以垂允降素獸震升青螭日月澄暉仙章來儀仰慙翠巖俯映蘭池靈  
柯幽藹神卉參差如山之壽如松之猗永錫難老與時推移 **贊** 宋謝惠  
連白羽扇贊曰唯茲白羽體此皎潔涼齊清風素同白雪揮之衿袖以御  
炎熱 **銘** 梁庾肩吾團扇銘曰武王玄覽造扇於前班生賸博白綺仍傳  
裁筠比霧裂素輕蟬片月內掩重規外圓炎隆火正石鑠沙煎清逾蘋末  
瑩等寒泉思深難恃愛極則遷秋風颯至篋筥長指勒銘華扇敢薦夏筵  
梁簡文帝紗扇銘曰



**啓** 齊王融謝竟陵王示扇啓曰竊以六翮風流五明氣重若此圓綺有  
兼玩實輕踰雪羽絜並霜文子淑賞其如規班姬儷之明月豈直魏王九  
華漢臣白綺況復動製聖衷垂言烟戒載摹聽聒式範樞機

### 塵尾

世說曰康法暢造庾公捉塵尾甚佳公曰塵尾過麗何以得在荅曰廉者  
不取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詩** 梁宣帝詠塵尾詩曰匣上生光影豪際起  
風流本持談妙理寧是用摧牛 **銘** 晉王導塵尾銘曰道無常貴所適惟  
理勿謂質卑御于君子拂穢清暑虚心以俟 宋張忱璫瑁塵尾銘曰移  
珍西岳費藻南瀆凝華淡景搖綵爭雲夷心似鏡色象斯分 陳徐陵塵  
尾銘曰爰有妙物窮茲巧制負上天形平下地勢靡靡絲垂綿綿縷細入  
貢宜吳出先陪楚壁懸石拜帳中玉舉既落天花亦通神語用動捨默出



處隨時揚斯雅論釋此繁疑拂靜塵暑引飾妙詞誰云質賤左右宜之  
**啓** 梁湘東王謝東宮賜麈尾錦幘團扇等啓曰楊雄口訥本貴談端田  
蚡貌寢終於麗飾始興之扇方斯非擬鄴中之錦匹此爲輕方願弘此仁  
風旣動承華之氣服茲懷袖復比文若之香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九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

服飾部下 枕 被 縵 如意 胡牀 火籠 香爐 步搖

枕

釵 梳 枇 囊 鏡 襪

毛詩曰角枕粲兮 禮記曰父母舅姑之枕几不傳 又曰凡內外雞初  
鳴咸盥漱歛枕篔 越絕書曰越王問范子曰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  
貴賤可得而聞乎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溫者穀爲之暴貴當  
溫而寒者穀爲之暴賤王曰善書之帛置之枕中以爲國寶 史記曰黥  
布反上乃見薛公薛公對曰布不足怪也使布出上計山東非漢之有出  
中計未可知出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 神仙傳曰泰山父者時漢武帝  
東巡見父鋤於道頭上白光高數尺呼問之對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  
有三十二竅二十四竅應二十四氣八竅應八風臣行之轉少齒生  
後漢張紘瓌材枕賦曰有卓爾之殊瓌超詭異之邈絕且其材色也如芸  
之黃其爲香也如蘭之芳其文彩也如霜地而金莖紫葉而紅榮有若蒲



陶之蔓延或如兔絲之煩縈有若嘉禾之垂穎又似靈芝之吐英其似木者有類桂枝之闌干或象灌木之叢生其似鳥者若鶩鶴之徑逝或類鴻鷄之上征有若孤雌之無味或効鴛鴦之交頸紛雲興而氣蒸般星羅而流精何衆文之罔朗灼儵爚而發明曲有所方事有所成每則異姿動各殊名衆夥不可殫形制爲方枕四角正端會綴密固絕際無間形妍體法旣麗且閑高卑得適辟堅每安不屑珠碧飾助不煩錐鋒之鑿鏤無丹漆之彤朱罔觴象之佐副較程形而靈露眞衆妙該而悉備珪璋特達璵璠富也美梓遂巡不敢與並相思度幾晞風於未列神龍之姿衆鱗相絕昔詩人稱角枕之粲季世加以錦繡之飾皆比集異物費日勞力傷財害民有損於德豈如茲瓌旣剖旣斲斯須速成一材而已莫與混并纖微無加而美曄春榮箴蔡邕警枕銘曰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聞傾 晉蘇彥楠榴枕銘曰玆木之奇文樹理鮮糠稂方正密滑貞堅朝景西翳夕舒映天書倦接引酣樂流連繼以高詠研精上玄願神靖魄須以寧眠寢貴無想氣和體平禦心以道閑邪以誠色空

無著故能忘情箴張紘瓌材枕箴曰或或具文馥馥其芬出自幽阻升于氈茵允瓌允麗惟淑惟珍安安文枕貳波弁冠冠御于晝栉式于昏代作充用榮已寧身興寢有節適性和神啓梁元帝謝東宮賚寶枕啓白泰山之藥旣使延齡長生之枕能令益壽黃金可化豈直劉向之書陽燧含火方得葛洪之說況復重安琬瑁獨勝瑰材方松非匹稱榴未擬

被

楚辭曰翡翠珠被爛齊光 史記曰汲黯云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厚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忠夫以三公爲布被飾詐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晏相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今臣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下至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厚善之 東觀漢記曰上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



去職之曰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歎息 又曰王良為大司徒在位  
泰儉妻子不之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  
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吏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  
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謝承後漢書曰未寵為太尉家貧卧布被朝  
廷賜錦被不敢當 烈女傳曰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母為作十  
二幅被其鄰婦怪問之母曰小兒無異操懼朋類之不顧故大其被以招  
貧生之卧度聞君子之言耳 東觀漢記曰祭遵奉公賞賜與士卒家無  
私財身衣布衣卧布被夫人裳不加綵 郭子曰殷浩作揚州尹行日小  
暮便命左右取被僕人問其故荅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啓 梁劉孝威謝  
賚錦被啓曰色豔蒲桃采踰聯璧鄂君慙繡楚侍羞珠雖復帝賜鶴綾客  
贈鴛綺高懸麗藻遠謝鮮明漢老悅其怪文魏馬驚其香氣

縵

釋名曰縵人所坐褻辱也 張璠漢記曰荀爽為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  
飯生皮縵 魏武帝本紀曰上儉率茵縵取質無有縵飾 吳志曰張昭

非魯肅頗毀些言之孫權不以介意賜肅毋惟帳氈縵 世說曰晉孝武年  
十三四時冬天晝日不著復衣夜則累茵縵謝公云體宜令有常陛下晝  
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夜宜靜謝公出歎之 啓 梁元帝謝勅  
賜縵啓曰昔漢后錫貂魏君送縵未有玄兔來王黃龍作貢便覺肅春非  
遙挹婁無遠

如意

胡綜別傳曰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開之得白玉如意所執處皆  
刻螭蟬等形時人莫知其由吳大帝以綜多識乃問之綜荅云昔秦始皇  
東遊以金陵有王者氣乃鑿諸山崗起處理寶物以當王者之氣此抑是  
乎 語林曰石崇與王愷爭豪窮極綺麗以飾車服晉武帝愷甥也每助  
愷以珊瑚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間罕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  
之應手瓦碎石崇本事曰崇有珊瑚如意長三尺二寸 啓 梁簡文帝謝  
勅賚水犀如意啓曰白玉照采方斯非貴珊瑚挺質匹此未珍謹仰承威  
神陳謝講座芳使歡喜羅漢懷棄鉢之嗟王式名儒析驪駒之辨熊飾寶



功子相惡其大賚旄牛輕拂張敞慙其舊儀

胡牀

曹瞞傳曰操與馬超戰將逼河前隊適渡超等掩至操恚猶坐胡牀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引操入船得渡魏略曰裴潛為兗州刺史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桂柱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賤鬻菴為事常至洛陽貨菴有一人於市貴買其菴云家近在此可隨我去取直猛隨去忽至深山語猛且住樹下當通府君須臾猛進見一公據胡牀頭鬢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陪酬菴又遣人送猛出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郭子曰謝萬嘗詣王恬既至坐少時王便入內謝殊有喜色謂必厚供待良久沐頭散髮而出亦復不坐乃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慨然了無相酬對意語林曰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世說曰庾大尉在武昌時秋夜氣景甚佳諸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共登城南樓理詠音調甚適俄而庾公率左右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曰小住老子於

此處亦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賢士談譎竟坐梁庾肩吾賦得詩胡牀詩曰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定歌形已正文斜體自平臨空對遠客命旅誓初征何如淄館下淹留奉盛明

火籠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畫手巾薰籠二七大被薰籠三衣薰籠三齊謝朓詠竹火籠詩曰庭雪亂如花井冰粲成玉因炎入貂袖懷温奉芳葦體密用宜通文斜性非曲暫承君王指請謝陽春旭梁范靜妻沈詠五彩竹火籠詩曰可憐潤霜質纖剖復毫分織作迴風苜製為繁綺文含芳出珠被耀綠接細裙徒嗟今麗飾豈念昔凌雲梁簡文帝謝勅齊織竹火籠啓曰池水始浮庭雪向飛慈澤與涯時錫香被製此簡枝彫斯早節文華九折用美十鑑

香鑪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純金香鑪一枚下盤自副貴人公主有純銀香鑪四枚皇太子有純銀香鑪四枚西園貴人銅香鑪三十枚襄



陽記曰劉季和性愛香膏上廁還過香鑪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苟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爲我如何令君而惡我愛好也坦曰古有好婦人患而捧心頰眉見者皆以爲好其隣醜婦法之見者走公便欲使下官遁走耶季和大笑以是知坦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銅博山香鑪一枚 集異記曰吳郡吳泰能筮會稽盧氏失博山香鑪使泰筮之泰曰此物質雖爲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闔閭與見發青煙此香鑪也語其主處求即得 南岳記曰衡山之崗有石室有古人住處有刀鋸銅銚及瓦香鑪 詩 古詩曰四坐且莫誼願聽歌一言請說銅鑪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栢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連誰能爲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順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齊劉繪詠博山香鑪詩曰蔽野千種樹出沒萬重山上鏤秦王子駕鶴乘紫煙下刻蟠龍勢矯首半銜蓮傍爲伊水麗芝蓋出巖間復有漢游女拾羽弄餘妍榮色何雜綠繡繡更相鮮 慶曆或騰倚林薄杳千眠掩華終不發含薰未肯然風生玉階樹露湛曲池蓮寒蟲飛夜室秋雲沒曉天 梁昭明太子銅博山香鑪賦曰至精之純質產靈岳之幽深經般倕之妙旨運公輸之巧心有薰帶而隱亦霓裳而升仙寫嵩山之龍從象鄧林之阡眠於時青煙司寒紅光映景翠帷已低蘭膏未屏炎熒內曜苾芬外揚似慶雲之程色若景星之舒光信名嘉而用美永爲玩於華堂 銘 漢劉向薰鑪銘曰嘉此正器嶄巖若山上貫太華承以銅盤中有蘭綺朱火青煙 梁孝元帝香鑪銘曰蘇合氤氳非煙若雲時穠更薄乍聚還分火微難盡風長易聞孰云道力慈悲所薰

步搖

釋名曰皇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亦言副貳兼用衆物成其飾上有垂珠步搖 東觀漢記曰鄧太后賜馬貴人步搖一具 續漢書曰太后入廟爲花勝上爲鳳以翡翠爲毛羽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桂枝相紮 詩 梁范靖妻沈詠步搖花詩曰珠華繁翡翠寶業間金瓊前荷不似製爲花如自生佞枝拂繡領微步動瑤瓊



釋名曰义枝也因形名之也 續漢書曰貴人助螿戴瑋瑁釵 華陽國志曰涪陵山有大龜其甲可十其緣可作釵世號靈釵 **詩** 梁湯僧濟世并得金釵詩曰昔日倡家女摘花露井邊摘花還自比挿映還自憐窺窺終不罷笑笑自成妍寶釵於此落從來非一年翠羽成泥去金色尚如鮮此人今何在此物今空傳 **賦** 晉夏侯湛雀釵賦曰覽 茹藝之機巧持精思於雀釵收泉珍於八極納瓌異以表奇布太陽而擬法妙團團而應規於是妍姿英妙之徒相與競嬖飛寵並修勅理桂襟整服飾黛玄眉之琰琰收紅顏而發色流眇閑步輕袂翼翼恃炫豔以相邈常逍遙而侍側昔先王與道立教崇冲讓以致賢不留志於華好 **箴** 後漢崔瑗三子釵銘曰元正上日百福孔靈鬢髮如雲乃象衆星三珠璜釵攝媛讚靈 **啓** 梁元帝謝東宮齊花釵啓曰苞亂九衢花含四照田文之珥慙於寶菜王粲之詠慙此乘蓮九宮之璫豈直黃香之賦三珠之釵敢高崔瑗之說況以麗玉澄暉遠過玳瑁之飾精金曜首高踐翡翠之名

梳枇

說文曰櫛梳枇摠名也 釋名曰梳言其齒疎也枇言其相比也 禮記曰男女不同巾櫛 左傳曰晉太子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之命不敢從亦不敢言 十洲記曰臨海興安縣東界去郡八十里縣邊有平石其上有石櫛俗云越王渡溪墮櫛於此續漢書曰李文德素善延篤謂公卿曰延篤有王佐之才欲令引進之篤聞爲書止文德曰吾常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春秋當時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慎勿迷其本弃其生也新序曰楚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莊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日晏也樊姬曰賢相爲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寵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未聞進一人未知其賢 **賦** 晉傅咸櫛賦曰我嘉茲櫛惡亂好理一髮不順實以爲耻雖日用而匪懈不告勞而自已苟以理而委



任期竭力而沒齒

囊

史記曰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與門下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

無可取者毛遂自進於平原君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其

末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遂曰臣乃今日請

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 漢書曰

陸賈使尉他留飲數月他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

賈囊中裝直千金 後漢趙壹客秦詩曰文籍徒滿腹不如一囊錢

魏繫欽定情詩曰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

賦 梁簡文帝眼明囊賦序曰俗之婦人八月且多以錦翠珠寶為眼明

囊因競凌晨取露以拭目聊為此賦爾乃裁茲金鏤製此妖飾緝濯錦之

龍光剪輕羈之蟬翼雜花勝而成疏依步搖而相通明金亂雜細寶交陳

義同獸勝欣此節新擬板花於歲首學天桃於暮春

鏡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也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勝物而無傷 韓子

曰古之人莫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莫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

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無以正鬢眉身失道無以知迷惑 戰國策

曰鄒忌身體逸麗朝服衣冠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妻曰君美甚

又問妾及客皆曰徐公不如明日徐公來忌窺鏡自視知不如徐公遠矣

忌入朝見王曰臣美不如徐公臣妻妾客皆云臣勝妻私臣妾畏臣客求

臣也今齊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莫不私王朝臣莫不畏王四境莫不求

王由此觀之親蔽甚矣王乃令羣臣進諫諸侯皆朝齊 列女傳曰梁寡

高行者榮於色敏於行梁王聞而聘之乃提鏡割鼻梁王高其行號曰梁

高行 蜀王本紀曰武都丈夫化為女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為

夫人無幾物故蜀王於武都檐土於成都葬之蓋地三畝號曰武檐以石

作鏡一枚表其墓 海內玉品子曰徐孺子常事江夏黃公公卒孺子往

會葬無資自以致齋摩鏡具自隨每所在賃摩鏡取資然後得前既至祭

畢而退 抱朴子曰或聞知將來吉凶為有道乎荅曰用明鏡九寸自照

此乃嚴元  
三將字古  
名當致



有所思存七日則見神仙知千里外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四規鏡 符子曰心善知人者看如明鏡鏡以耀明故鑒人也 潯陽記曰石鏡在山東有一團石懸崖明淨照人 異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鑒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

**詩** 梁簡文帝鏡詩曰錙銖恒在側誰言覽鏡稀如冰不見水似扇長含暉全開玳瑁匣併卷織成衣脫入相如手疑言趙璧歸 周庾信詠鏡詩曰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月生無有桂花開不逐春試挂淮南竹堪能見四隣 梁高爽詠鏡詩曰初上鳳皇墀此鏡照蛾眉言照長相守不照長相思虛心會不採貞明空自欺無言此故物更復對新期 梁何遜詠鏡詩曰珠簾旦初卷停機晨未織玉匣開覽形寶臺臨淨飾對影獨含笑看光時轉側聊爲出顰眉試染天桃色羽釵如可間金鈿畏相逼蕩子行未歸啼粧坐相憶 梁朱超道詠鏡詩曰折花須自挿不用暫臨池當猶可伶面偏與鏡相宜安釵釧獨響刷鬢袖俱移唯餘心裏恨影中怕不知 梁王孝禮詠鏡詩曰可伶不自識終爾因鏡

中分眉一等翠對面兩邊紅轉身先見動含笑逆相同猶嫌鏡裏促看人未好通 **賦** 梁劉綬鏡賦曰夜籌已竭曉鍾將絕窻外明來惟前影滅階邊就水盤中先映訝宿粧之猶調笑殘黃之不正欲開奩而更飾乃當窻而取鏡世間好鏡自無多唯聞一箇比姮娥曾經玉女照屢被仙人磨光明粉可伶論時不假著法用自應須夏天金薄漠秋日寶茱萸銀纏辟鬼呪翠厄護身符空處宜應插非是畏釵梳 周庾信鏡賦曰天河漸沒日輪將起鸞噪吳王烏驚御史玉花簾上金蓮帳裏始摺屏風新開戶扇朝光晃眼早風吹面臨柝下而牽衫就箱邊而著釧宿髮尚卷殘粧已薄無復脣珠纔餘眉萼脣上星稀黃中月落鏡臺銀帶本出魏宮能橫却月巧挂迴風龍垂匣外鳳倚花中鏡乃照膽照心難逢難值鏤五色之盤龍刻千年之古字山雞看而獨舞海鳥見而孤鳴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壁上菱生暫設粧奩還抽鏡奩競學生情爭伶今世鬢齊故略眉平猶削飛花墀子次第須安朱開錦踰黛難油檀脂和甲煎澤漬香蘭量髻鬢之長短度安花之相去懸媚子於搔頭拭釵梁於粉絮梳頭新罷照著衣還從



粧處取將歸暫看弦繫懸知纈纈衫正身長裙斜假襟真成箇鏡特相宜  
不能片時藏匣裏暫出園中也自隨 晉傳咸鏡賦曰清邈明水景若朝  
陽不將不迎應物無方不有心於妍醜而衆形其必詳猗猗淑媛峨峨后  
妃眷春榮之零悴懼玉頰之有衰盼清陽以自鏡競崇姱以相輝 **銘** 梁  
簡文帝鏡銘曰金精石英冰輝沼清高堂懸影仁壽擣聲雲開月見水淨  
珠明江惣方鏡銘曰此鏡以照着衣鏡皆圖刻八卦二十八宿仁壽殿前  
無以加斯彫麗也玄枵命巧仲呂呈祥金鐫石漢銅鑄丹陽價珍負局影  
麗高堂圖星擬蓋寫卦隨方明濟水止照與天長增輝兔苑永侍龍光  
漢李尤鏡銘曰鑄銅為鑑整飾容顏修爾法服正爾衣冠

襪

漢書曰景帝時王生嘗召居庭中公卿盡會張釋之為廷尉王生顧曰吾  
襪解為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之王生獨奈何庭辱張廷尉  
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使  
跪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東觀漢記曰和帝召諸

儒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罷朝特賜履襪會稽典錄曰賀劭  
為人美容止瞻視動靜有常與人交必益敬之至在官府左右莫見其洗  
沐坐嘗著襪希見其足 **銘** 後漢崔駰襪銘曰機衡建子萬物含滋黃鍾  
育化以養元基長履景福至于億年皇靈既祐祉祿來臻本枝百世子子  
孫孫 **頌** 魏曹植冬至獻襪頌曰玉趾既御履和蹈貞行與祿邁動以福  
并南闕北戶西巡王城翱翔萬域聖體浮輕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一

南陽人氏西漢王

入美谷王

舟

舟車部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一

舟車部 舟車

舟

易曰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世本曰共鼓貨狄作舟

共鼓貨狄黃帝二臣爾雅曰舫舟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舟造比舟為橋也維連四船也方併兩

海大船也

山海經曰番禺始為舟

又曰有大人之國坐而削舟

子曰棄作舟

廣雅曰艦大船也舫船也蒙衝扁舫舨舨舩航舫也

釋名曰船循也循水而行也

又曰舟言周也船上屋曰廬象舍也其上

重室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又在其上也曰室於中候望若鳥雀人驚視

也 又曰船三百斛曰刀刀貂也短也江南所為名短而廣安不傾危也

二百斛已下曰艇其形徑艇一人二人所乘行也

又曰外狹而長曰艨

衝以突敵曰船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方舟或謂之航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小舸謂之艦 說文曰舫併船也 毛詩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



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也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又曰二子乘舟思後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又曰汎汎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又曰誰謂河廣曾不容刀左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齊封穀尸而還又曰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隳軍實而長寇讐言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又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又曰吳伐楚陽丐爲令尹上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今日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楚師繼之大敗吳獲其乘舟餘皇又曰冬晉荐飢使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又曰晉楚將戰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也太公六韜

曰殷君喜爲酒池迴船牛飲者三千人又曰武王伐殷先出於河呂爲後將以四十七艘船濟於河周書曰周成王時於越獻舟文子曰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鄧析書曰同舟涉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家語曰舟非水不行水入則舟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君危事具人部莊子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則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又曰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其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楚辭曰美要妙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又曰桂櫂兮蘭棹斲水兮積雪呂氏春秋曰荆有次非者得寶劍涉江至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舟中之人皆活荆王聞之仕以執圭事具後又曰伍員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淮南子曰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越舠蜀艇不能無水而浮又曰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舠舟而浮於江湖又曰楚人有乘舠而遇大風者波至而恐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



惑於死而反忘生也 又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此遊於水也 又曰公  
 孫龍在趙時諸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弗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素而見曰  
 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對曰無公孫龍曰與之弟  
 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水汜使善呼者呼之而航來  
 說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編舄立乎流水之上大夫莊  
 辛過而說之曰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城作色不言莊辛遷延稱曰君獨  
 不聞鄂君之遇越人乎鄂君方汎舟於新波之上乘青翰之舟張翠羽之  
 蓋會鼓鍾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襄州水流今日何日得與  
 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揄袂而擁之舉  
 繡被而覆之襄城乃奉手進之 列女傳曰趙簡子南擊荆至河津津吏  
 醉臥不能渡簡子怒將殺之津吏之女乃持楫而前走曰妾父從君王將  
 渡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九江三淮之神不勝杯杓餘瀝醉於此  
 君命誅之願以微軀易父之死簡子將渡用楫少一人操楫曰妾居河濟  
 之間習舟楫之事願備負持楫簡子遂與操度中流奏河激之歌簡子乃

聘為夫人

事具水部津篇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喜

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曲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

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 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

涉川之用金張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介絜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

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士 又曰欲以弊藥必規升騰者何異策蹇驢

而欲尋追風權監舟而欲濟大川 韓子曰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

沉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 孫卿子曰君者舟也庶人

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衝波傳曰孔子使子貢父而不來孔子謂

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也曰

無足者乘舟而來至矣清旦朝子貢果至驗如顏回之言 漢書曰薛廣

德為御史大夫秋上祭宗廟出東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

首諫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上不

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

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物理論曰夫工匠經

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物理論曰夫工匠經



涉河海爲舸艦以浮大川皆成乎巧手出乎聖意 楊子法言曰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民斯安矣 東觀漢記曰第五倫爲會稽守爲事徵百姓攀轅扣馬呼曰捨我何之第五倫密委去百姓聞之乘船追之交錯水中其得民心如此張璠漢記曰梁異第池中船無故自覆問椽朱穆曰舟所以濟渡萬物不施遊戲也而今覆者天戒將軍當濟渡萬民不可長念樂遊而已 華陽國志曰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躡從沅水伐夜郎將軍至且蘭椽船於岸而步戰旣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椽船狎處乃改其名爲狎狎狎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 魏志曰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孫權曾致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所至稱物以載之則立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當還西陵公卿並會爲遜祖道上賜遜御船一舫繒綵舟梁 王隱晉書曰顧榮徵侍中見王路塞絕便乘船而還過下邳遂解舫爲單舸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遂得免 吳

志曰周瑜逆曹公部將黃蓋取蒙衝闔艦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惟幘上建牙旗同時發火時風猛火盛延燒岝上營曹公軍退敗 又曰呂蒙襲關羽至尋陽盡伏精兵於構榭中使船中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 又曰董襲討黃祖祖橫兩蒙衝夾守沔口以枘間大紲繫石爲碇襲與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裹身以刀斷兩紲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 又曰將軍賀齊性奢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檐蒙衝闔艦之屬望之若山 又曰甘寧厨下兒有過走投呂蒙蒙出還寧寧許蒙不殺還船縛置桑樹自射殺之勅船人更增舸纜解衣臥船中蒙怒欲攻寧蒙母諫乃止 晉官閣記曰池中有紫官舟升進舟曜陽舟飛龍舟射獵舟靈芝池有鳴鶴舟指南舟合利池有雲母舟無極舟都亭池有常安舟 杜蘭香別傳曰香降張碩碩旣成婚香便去絕不來年餘碩船行忽見香乘車於山際碩不勝驚喜遙往造香見香悲喜香亦有悅色言語頃時碩欲登其車其婢舉扞之巖然山立碩復欲車前上車奴攘臂排之於是遂退 晉中興書曰建興九



年冬左將軍王敦遣振威將軍周廣武將軍趙誘受陶侃節度征蜀賊杜  
弢大戰蜀賊以結棹打沒侃二十餘艘人皆投水 義熙起居注曰盧循  
新作八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 荊州土地記曰桓宣穆遣人尋廬  
山上有一湖中有敗艦 江表傳曰劉備進駐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  
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權軍吏望見周瑜船馳還  
白備備曰何以知非青徐軍耶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瑜瑜曰有  
軍任不得委署倘能屈威副其所望備謂張飛關羽曰彼欲致我我今自  
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爲得  
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  
沈約宋書曰垣護之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三百舸為前鋒進  
據右濟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及護之間知  
而虜悉已牽玄謨水軍大艦連以鐵鎖三重欲以絕護之還路護之中流  
而下每至鐵鎖輒以長柯斧斷之虜不能禁唯失一軻 宋元嘉起居注  
曰有司奏初揚州刺史王弘上會稽從事韋詣解列先風聞餘姚令何

之造作平牀一乘船舡一艘精麗過常用功兼倍請免玠今官詔可其

奏 異苑曰檀道濟元嘉中鎮尋陽入伏誅道濟未下少時有人施罟於

柴桑江收之得大船孔鑿若新使匠作舡舡刃如折斧工人誤截兩頭以

爲不祥殺三巧手欲以塞僮匠違約加斲凶兆先邁矣 臨海記曰白鵠

山有湖湖中有一石舡詩梁江祿津渚敗船詩曰可愛木蘭資可伶

丹桂質逐浪徒言是乘風還自失草蔓艗長埋沙巨舡難出陸沉成許去

無復乘流日 梁王筠詠輕利船應臨汝侯教詩曰君侯飾輕利搖蕩邁

飛雲凌波漾鷓采映水煥蛟文電流已冠絕鳥逝復超羣倏忽方千里戀

茲岐路分 陳張正見後湖汎舟詩曰上苑奢行樂滄池聊薄遊汎荷分

蘭櫂沉槎觸桂舟殘虹收度雨缺岸上新流欲知有高趣長楊送麥秋

又別韋諒賦得江湖汎別舟詩曰千里尋陽岸三翼木蘭船汎青鳧後

雞鳴白鷺前涵花沒淺纜帶葉動深船不言朝夕水獨自限神仙 又與

錢玄智汎舟詩曰高門事休沐朝野恣逢迎還乘金谷水俱望洛陽城舟

移津女渡楫動渭橋橫風高鴈已落雨霽水還清葉盡桐門淨花秋菊岍



明欲奏江南曲聊習棹歌行賦晉棘據船賦曰嘉聖主之神化理通微而達幽棹民氓之隔塞愍王教之不周立成器以備用明垂象以造舟濟渡汲之絕軌越巨川之玄流運重固之滯質雖載沉而必浮且論器而比象似君子之淑清外質朴而無飾內空虛以受盈不辭勞而惡動不偷安以自寧且其行無轍跡止無所根不疾而速忽若馳奔贊晉王叔之舟贊曰塗則騁車水惟用舟弱楫輕棹利涉濟求緬彼漁人鼓柁清謳銘後漢李尤舟楫銘曰舟楫之利譬猶輿馬載重歷遠以濟天下相風視波窮究川野安審懼慎終無不可

車

春秋命歷序曰人皇九頭駕六提羽乘雲車使風雨禮斗威儀曰山車垂句山車者自然之車也句者曲也不揉治而自貞曲故言垂句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出根車根車應董括地圖曰奇肱民能為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又奇肱車至於豫州去玉門四萬里事具天部風篇管子曰奚仲之為車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捉相得成器堅固主猶奚仲也言詞動作皆中術數故眾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為器也主之所以為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略加牛禹時奚仲加馬釋名曰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車舍也行者所以若居舍也史記曰封禪為蒲輪車惡傷土石草木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君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乘車車衣者有罰淮南子曰見飛蓬轉而為車以類取之也賈誼書曰古之為路輿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棹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規睹則鸞和之響四時之運此乃輿教之道也應劭漢儀曰天子法駕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龍以御天下也有五色安車有五色立車各一皆駕四馬是為五時副車風俗通曰車一兩謂兩兩相與體也原其所以言兩者箱裝及輪兩兩而耦故稱兩兩大戴禮曰王升車則聞鸞和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其聲曰和和則敬此御



之節也 周書王會曰成王時白州獻比閭者其葉若羽伐其木以為車  
終日行 漢雜事曰古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服故大駕屬車八  
十一乘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以前皆似省中 白虎通曰制  
車以步故立乘天子大路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  
之正也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 禮記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遺車一乘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个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 又曰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左傳曰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鄭  
伯之車僨于濟 又曰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輶而走 又曰  
天王使冢父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又曰狄人滅  
衛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曹衛下邑歸公乘馬祭服五稱歸夫人魚軒 又曰  
奚仲為夏車止 又曰晉侯使張骼輔蹶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  
大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太叔  
曰培塿無松柏二子在惺坐射大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  
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 又曰

慶封奔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瘳宜其  
亡也 又曰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躬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周論  
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家語孔子曰自南  
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 又曰孔子適衛子矯僕靈公與夫人南子  
同車出令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為次車遊過市孔子耻之 孔叢子曰  
孔子使宰予于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為也王  
曰何對曰臣自侍衛夫子已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  
素好儉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若夫觀物之麗靡竊妙  
之浮音夫于過之弗聽也故臣知夫子之不用車也 晏子曰齊人好擊  
轂相犯以為樂蔡之不止晏子為新車良馬出與其人相犯曰擊轂者不  
祥下車而去之然後國人不敢為 尸子曰文軒六駃是無四寸之鍵則車  
不行小亡則大者不成也 莊子曰秦王有疾召醫破癰潰瘻者得車一  
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多 蔡邕獨斷曰凡乘輿車背羽蓋金華又  
黃屋左翻金黃黃屋者蓋以黃為裏也左翻者以旄牛尾為之大如斗在



左騂馬頭上金鬃者馬冠也。梁載高車馬詩曰：畫洛風塵處，冠蓋相噴噴，多稱觀其令。魏隨田蚡熱輪，逐白虎第珂，聚黃金火獻酒，悉蒲萄訓言盡飛，鐵東都地已轉。西山綬應結，期集類蒸煙，曉至如吹雪，子雲爾何事，門巷無車轍。後漢馮衍車銘曰：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國，無民誰與。後漢崔駰車左銘曰：虞夏作車，取象機衡，君子建左法天之陽，正位受綬，車不內顧，塵不出軌，驚以節步，彼言不疾，彼指不躬，玄覽于道，永思厥中。又車右銘曰：擇御卜右，採德用良，詢納耆老，于我是匡，惟賢是師，惟道是式，箴闕於貴，內顧自勅，匪望其度，匪愆其則，越戒敦倫，禮以華國。又車後銘曰：敬其在路，體貌思恭，望衡顧轂，允慎茲容，無或好失，匪盤于遊，顧省厥遺，虎尾斯求，昭德塞違，抑盈以無，雖有三晉咸然，若虛。後漢李尤小車銘曰：負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離，合之謙虛，疏達開通，兩輜障邪，尊卑是從，輓輓之用，信義所同。又天駟車銘曰：吳氏本造，後裔飾雅，輪以代步，昇以從容，輪駟并合，出入周通，追仁赴義，惟禮是恭。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一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二

食物部 食 餅 肉 脯 醬 鮓 酪 蘇 米 酒

食

禮記曰：古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禮含文嘉曰：燧人氏始炮生為熟。易曰：君子以飲食宴樂。又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尚書洪範三·八·政一曰：食。又大傳曰：八政，何竟先食？食者萬物之始，人之所本者也。周禮曰：王齊則王府供玉食。又曰：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嘗放焉。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者遨遊，汎若不繫之舟。史記曰：韓信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患之，乃晨炊蓐食，信食時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怒，竟絕。乃釣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為設食，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裏，三旬九



食 漢書曰萬石君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子孫有過對案不食 東觀漢記曰汝郁年五歲母疾不能飲食郁亦不肯食母怜之強爲之食飯欺言愈郁視母色未平輒不食 又曰梁鴻少孤以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常獨坐止不與人同食 王隱晉書曰何曾食日近萬錢猶曰無下著處也 又曰皇甫謐姑子梁抑爲城陽太守或勸謐送謐曰抑爲布衣過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爲禮也今作郡而送豈古入之道哉 **啓** 梁劉孝威謝東宮賜聖僧餘饌啓曰齊柏寢之器周穆軒宮之寶乳糜香飯素糝粳漿五杏七桃靈瓜仙棗莫不氣馥上天薰流下界石崇芳果金谷僅於萬株陳湯木滋杜陵幾于千樹猶自高謝珍奇多慙品族 又謝東宮賜淨饌啓曰糜獻牛牧飯出龍宮千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藥之果餅兼髓乳漿苞蔗捺雕盤流其滋旨寶器委其包香足使五世長者羞彼識味一角仙人耻其呪術微物多幸叨奉曲恩性命可捐殊私難答 陳徐陵謝勅賜祀二皇五帝餘饌啓曰竊以甘泉之殿舊禮義軒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京晚世曠代無聞西漢盛

宗本條

儀復親今日金壺流十旬之氣玉案備千品之羞昔絳羅爲薦旣延王母紫蓋爲壇允招太一同斯美號理致衆星臣以餘年豫開清祀如陪瑤席遂飲瓊漿 **移** 梁吳筠移曰月光離畢風氣入箕細雨如網細柳如絲離隔東西之怨眺望山川之阻企龍門而不見覽桂枝而延佇此乃方寸之恒情荒難得而覩縷也亦有鮑叔分財華歆讓位乃相知於平生實忘懷於寤寐雞有呼羣之德鹿有食草之美在微物其尚然况仁義之君子哉今足下居則廣夏高堂連闥洞房綺牕半卷屏風角張指天地如一指安知故人之可傷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謂古昔之恒談在今日而方見嗚呼如何忘我實多輒欲彈琴縱酒於首陽之阿君有廚中腐肉而僕不厭糟糠君有鴈鷺之食而余不得一嘗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腸何如哉今欲君之餘江臯綠蔬之筍洞庭紫鬣之魚昆山龍胎之脯玄圃鳳足之藟千里葦羹萬丈名膾氣馨若闌色美如艾扶南甘蔗丈三節白日炙便銷清風吹即折安定之梨皮薄味厚一歲三花一枚二升凡厥上味惟君能施君若不施成君深累於神爲不祥於人爲僇義



漢書曰宣帝微時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自怪 三輔舊事曰太  
 上不樂關中高祖徒豐沛屠兒沽酒賣餅商人立為新豐縣故一縣多小  
 人 三輔決錄曰趙岐避難至北海於市中販胡餅孫嵩乘犢車入市見  
 岐疑非常人問曰自有餅耶曰販之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  
 亦三十嵩曰視處士之狀非賣餅者乃開車後載還家 **賦** 晉束皙餅賦  
 曰立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為最弱似春  
 綿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失延於下風童僕空噍  
 而斜眄擎器者舐脣立侍者乾咽 **說** 梁吳均餅說曰宋公至長安得姚  
 泓時故大官丞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禦  
 景離蟬欲靜燮燮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景唯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  
 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舐背之犢抱罕赤髓  
 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屑煎以金鈔洞庭負霜之橘仇池蓮蒂之椒  
 調以濟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聞

香而口悶亦見色而心迷公曰善

肉

左傳曰晉侯與齊侯投壺晉侯曰有酒如川有肉如坻寡人中此為諸侯  
 師 戰國策曰晚食以當肉安行以當車 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  
 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  
 懷肉去太官奏之朔入止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  
 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  
 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 又曰鮑宣云公奈何獨私養  
 自責乃反自譽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又曰鮑宣云公奈何獨私養  
 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賓客漿酒藿肉 視酒如漿 桓譚新論曰關東鄙  
 語曰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嚼 **啓** 梁劉孝經  
 謝安成王賚祭孤石廟胙肉啓曰味過淪鳳珍越屠龍故使昇翳收風馮  
 夷淨浪神居鷓首獨汎安流民幸同附得微違迂復等受釐預頒純嘏恩  
 靈所降信次委積報生以死竊聞斯義



呂氏春秋曰趙宣孟之絳見飢桑之下有臥餓人宣孟與脯二胸拜受而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賜之脯二束而去 尚書太傅曰散宜生閔天南官括三子俱學乎太公太公見三子之為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為朋友 漢書蜀氏以賣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 論衡曰儒者言泰平時蓬蒿生於廚中廚中自生肉脯薄如蓮形 神仙傳曰王遠至蔡經家與麻姑共設肴饌擗脯而行云是麟脯 又曰左慈詣劉表云有薄禮願以犒軍表使取之有酒一器有脯一盤千餘人共舉不能勝慈自取之引入求書刀削脯投地百人接酒及脯賜兵人人酒三杯酒如故脯亦不減 **啓** 梁劉孝威謝東宮賚鹿脯等啓曰上林絕胡人之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猶有班超遊獵李廣馳射遠歸於廚吏入貢於膳人形圖三事之車影入九仙之鏡

醬

論語曰不得其醬不食 漢書曰劉歆謂楊雄曰今學有祿利然尚不能

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覆醬音部水風俗通曰醬成於鹽而鹹於

鹽夫物之變有時而重 **啓** 梁劉孝儀謝晉安王賚蝦醬啓曰龍醬傳

退成可陋蜺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賓流歡羞無辭

鮮

列異傳曰費長房又能縮地脉坐客在家至市買鮮一日之間人見之于

里外者數處 列女後傳曰吳光祿勳孟宗為監魚池司馬罷職道作兩

器鮮以歸奉母母怒之曰吾老為母戒言唯聽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

宗曰於道作之非池魚也母曰汝為主魚吏而獲鮮以歸豈可家至戶告

耶乃還鮮於宗宗伏謝罪遂沉鮮於江 世說曰有人遺張華鮮者華見

之謂客曰此龍肉鮮也鮮中則有五采光試之果如言後問其主云於茅

積下得白魚所作也 又曰陶侃少時作魚梁吏嘗以一坩鮮餉母母封

鮮及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也 **啓**

齊王融謝司徒賜紫鮮啓曰東越水羞寔整乘時之美南荆任土方揖鮮

魚之最 陳周弘正謝勅賚紫鮮啓曰珍韜江浦味越茗川昔聞八駿東



征上收黑水之麥七華西討才獲苦山之菜豈如兩階于舞四方來格臨朝拱默任土爭貢

酪蘇

釋名曰酪澤也乳汁所作使人肥澤也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云仙次藥有太玄之酪晉太康起居注曰詔云尚書令荀勗既久羸毀可賜乳酪太官隨日給之西河舊事曰祁連山冬夏寒涼宜牧牛羊充肥乳酪好郭子曰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卿東吳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羹未下鹽豉笑林曰吳人至京爲設食者有酪蘇來知是何物也強而食之歸吐遂至困頓謂其子曰與儕人同死亦無所恨然汝故宜慎之酪梁沈約謝司徒賜北蘇啓曰曠阻陰山之外眇絕蒲海之東自非神力所引莫或輕至聖慈普洽遍芻薇停鑣懼喘既弘道於世務方駕四衢又興言於俗表

米

古史考曰神農時民食穀釋米加燒在上而食之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

曰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重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藜藿爲親負米而不可得復也荀卿子曰仁義禮智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米粟之於家也多<sub>有之者</sub>富少有之者貧至無者窮漢書曰宣曲任氏其先爲督道倉秦敗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窘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又曰賈捐之云武帝元狩六年太倉粟紅腐不可食又曰東方朔云如以臣言無可用之宜捐棄無空索長安之水東觀漢記曰馬援勸光武伐隗囂聚米爲山川地勢上曰虜在吾目中矣又曰第五倫性節儉作會稽郡雖爲二千石臥布被自養馬妻炊爨受俸祿常求赤米與小吏受等財留一月俸餘皆賤糶與民飢羸者九州春秋曰臧洪爲青州刺史爲袁紹所圍糧食盡厨有米三升主簿啓進內稍以爲糜粥洪歎曰吾獨食此何味命使爲薄粥與衆共食之吳志曰魯肅以振窮士爲務甚得邑人歡心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告資糧肅家有困米各三千斛乃拍一困與瑜瑜益知其



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批之分 又曰全琮父使琮賚米數斛到吳有所市  
 具琮至皆散空船而還父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  
 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父便以奇之 語林曰陳壽將為國志謂丁  
 梁州曰若可覓千斛米見借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以無傳 世  
 說曰郝嘉賓餉釋道安米千斛道安荅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煩 **啓** 齊  
 王融謝勅賜米啓曰臣無王陽之術計然之智不能負粟百里分地一廩  
 上虧溫養自取飢切豈悟外恩橫集天私妄委 梁簡文帝謝勅賚長生  
 米啓曰堯禾五尺未足稱珍漢苗九穗方斯非擬如隨瑞鹿若降神烏暮  
 律向遊戲春方始食乃民天之貴粒有延齡之名藉此資身因斯養性  
 梁庾肩吾謝東官賚米啓曰渚水鳴蟬香聞七里瓊山合穎租歸十縣肩  
 吾人慙振藻徒降雲間之松職濫便繁空撤家承之俸成珠委地事重逢  
 仙游玉為粮珍踰入楚雖復激水滄流不待濫河之說春風掃地方誦文  
 學之篇 又謝湘東王賚米啓曰竊以月滿則虧恩來無爽海潮雖大萬  
 江恒注遂使連箱委地不殊陽翟盈倉接宇寧異海陵 周庾信謝趙王  
 賚米啓曰比陋巷簞瓢風沐雨剥榆皮於秋塞拙鷺鷥於寒山仰費國  
 租遂開塵甑非丹竈而流珠異荆臺而炊玉東方朔之俸米既息長飢西  
 門豹之墾田方慙此賚

酒

古史考曰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 毛詩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禮  
 記曰先王為酒醴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  
 所以備酒禍也 左傳曰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 王孫  
 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厨有臭肉樽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  
 而不可食樽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  
 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 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  
 椒漿 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強命曰明腸之食 黃石公記曰  
 昔者良將用兵人有饋一罇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夫單  
 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為之死非滋味及之也 史記曰晉擊秦繆公  
 傷於是歧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圍遂脫繆公而返生得晉君初



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又曰高帝除秦苛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也說上願以諸弟子共起朝儀後七年長樂宮成羣臣皆朝十月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失禮者高帝乃曰吾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漢書曰百米百酒百日之米酒也味或作米布蘭生芬布列若蘭之生也又曰千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飲益精明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天酒甘露也不食五穀魚肉唯飲天酒忽有飢時向天乃飽好遊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又曰西北荒中有酒泉人飲此酒酒美如肉清如鏡其土有玉樽取一樽復一樽出與天地同休無乾時飲此酒人不死長生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只如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莫知也時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也上使按

此圖是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禹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屬車上盛酒為此也十洲記曰瀛洲有玉膏如

酒味名曰玉酒飲數升輒醉乃令人長生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吾子何辭焉續漢書曰盧植能飲一石不醉崔寔曰民月令

曰正月且進椒酒降神畢各舉椒酒於其家長事具魏略曰太祖禁酒而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為賢者清酒為聖人博物志曰西域有蒲

萄酒積年不敗被俗傳云可至十年欲飲之醉彌日乃解干寶晉紀曰杜豫作河橋成武帝幸橋譙舉觴勸豫曰非卿此功不能就豫曰自非陛下之聖明則臣無所施其愚巧也事具橋篇晉中興書曰畢卓嘗謂人曰右手

執酒杯左手執蟹螯相浮酒地中便足了一生語林曰劉靈字伯倫飲酒一石至醒復飲五斗其妻責之靈曰卿可致酒五斗五當斷之妻如其

言靈呪曰天生劉靈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莫可聽

**詩** 宋陶潛飲酒詩曰既醉之後輒以數句自娛紙墨遂多別辭無次聊

華本立作俗



命故人書之以爲談笑也。有客常同止，趣舍邈異景。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大笑，發言各不領。周庾信報趙王賜酒詩曰：梁王修竹園，冠蓋風塵喧。行人忽枉道，直遂桃花源。稚子還羞出，驚妻倒閉門。始聞傳上命，定是賜中樽。野鑪然樹葉，山杯捧竹根。風池還更暖，寒谷遂長暄。未知稻梁鴈，何時報君恩。又正旦蒙趙王賚酒詩曰：正旦辟惡酒，新年長命杯。柏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流星向枕落，浮蟻對春開。成都已救火，蜀使何時迴。又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詩曰：細柳望蒲臺，長河始一迴。秋葉幾迴落，春蟻未曾開。瑩角非難馭，椎輪稍可推。只言千日飲，舊逐中山來。又就蒲州刺史乞酒詩曰：蕭瑟風聲慘，蒼茫雲貌愁。鳥寒栖不定，池凝聚未流。蒲城桑葉落，灞岍菊花秋。願持河朔飲，分勸東陵侯。又荅王褒餉酒詩曰：今日小園中，桃花數樹紅。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仙人一捧露，判不及杯中。賦漢楊雄酒賦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涸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徽，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

復藉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魏陳王曹植酒賦曰：余覽楊雄酒賦，辭甚瑰瑋，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粗究其終始。嘉儀氏之造思，亮茲美之獨珍。仰酒旗之景曜，協嘉號於失辰。穆生失禮而辭楚，侯嬴感爵而輕身。其味有宜，成醪醴蒼梧，縹清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成或雲沸，川涌或素蟻如萍，爾乃王孫公子，遊俠翺翔，將承歡以接意，會陵雲之朱堂，獻酬交錯，宴笑無方。於是飲者並醉，從橫譁譁，或揚袂屢舞，或扣劍清歌，或頻蹴辭觴，或奮爵橫飛，或歎驪駒，既駕或稱朝露未晞于斯時也。質者或文剛者，或仁早者，忘賤寔者，忘貧於是。矯俗先生聞之而歎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于觴酌，流情縱佚，先王所禁，君子所失。魏王粲酒賦曰：帝女儀狄，旨酒是獻。苾芬享祀，人神式宴。辯其五齊，節其三事。醴沉盎泛，清濁各異。章文德于廟堂，協武義于三軍。致子弟之孝養，糾骨肉之睦親。成朋友之懽好，贊交往之主賓。既無禮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賊功業而敗事，毀名行以取誣。遺大耻於載籍，滿簡帛而見書。孰不飲而羅茲罔，非酒而惟事。昔在公



且極茲話言濡首屢舞談易作難大禹所忌文王是艱 晉張載酈酒賦  
曰惟聖賢之興作貴垂功而不泯嘉康狄之先識亦應天而順民擬酒旗  
於玄象造甘醴以怡神雖賢愚而同好似大化之齊均物無往而不變獨  
居舊而彌新經盛衰而無廢歷百代而作珍若乃中山冬啓醇酎秋發長  
安春御樂浪夏設縹蟻萍布芬香酷烈垂嘉稱於百代信人神之所悅故  
爲其酒也殊切絕倫三事既節五齊必均造釀以秋告成以春備味滋和  
體淳色清宣御神志導氣養形遺憂消患適性順情於是糾合同好以邀  
以遊嘉賓雲會矩坐四周設罍樽於南楹酌浮觴以旋流備鮮肴之綺錯  
進時膳之珍羞禮儀攸序是獻是酬咸得志以自足願棲遲於一丘於是  
歡樂既洽日薄西隅主稱湛露賓歌驪駒僕夫整駕言旋其居乃憑軾以  
迴軌騁輕駟於通衢及衡門以隱跡覽前聖之典謨感夏禹之防微悟儀  
氏之見疏鑿往事而作誡罔非酒而惟愆哀秦穆之見謬惜三良之殲賢  
嘉衛武之能悔著屢舞於初筵察成敗於往古垂將來於茲篇 **頌** 魏劉  
伶酒德頌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曠戶八荒

爲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觥動則挈  
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間吾風聲議其所以  
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捧甕承槽銜杯歆  
醪奮鬚箕踞枕麴籍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 **引** 梁朱异田飲引曰卜田  
字兮京之陽面清洛兮背修却屬風林之蕭瑟值寒野之蒼茫鵬紛紛而  
聚散鴻冥冥而遠翔酒沉兮俱發雲沸兮波揚豈味薄於東魯鄙蜜甜於  
南湘於是客有不速朋自遠方臨清池而滌器闢山牖而飛觴促膝兮道  
故父要兮不忘聞談希夷之理或賦連翩之章 **戒** 晉庾闡斷酒戒曰蓋  
神明智惠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情欲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厓好惡  
安於自然吾固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喪真也於是椎金罍碎玉椀破兕  
觥捐觥瓚遺舉白廢引滿使蒼無行榼家無停壺剖樽折杓沈炭銷鑪屏  
神州之竹葉絕縹醪乎華都言未及盡有一醉夫勃然作色曰蓋空桑珍  
味始於無情靈和陶醞奇液特生聖賢所美百代同營故醴泉涌於上世  
懸象煥乎列星斷蛇者以興霸折獄者以流聲是以達人暢而不壅抑其



小節而齊大通子獨區區檢情自封無或口閉其味而心馳其聽者乎更  
生曰爾不聞先哲之言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  
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無節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惡迹止步滅影  
即陰形情絕於所託萬感無累乎心心靜則樂非外唱樂足則欲無所淫  
唯味作戒其道彌深實曰唯唯敬承德音 **啓** 梁劉孝儀謝東宮賚酒啓  
曰異五齊之甘非九醞之法屬車未曾載油囊不得酤試儔仙樹葛玄泥  
首才比蒲桃孟他銜壁固知託之養性妙解怡神擬彼聖人羞得連類  
**書** 後漢孔融難魏武帝禁酒書曰公初當來邦人咸抃舞踴躍以望我  
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天垂酒旗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堯  
非千鐘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甕肩卮酒  
無以奮其怒趙之厮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  
蛇無以揚其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服其命定國非酣飲一斛無以決  
法令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以餽糟歆醜身困於楚猶是觀  
之酒何負於治者哉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二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三

雜器物部

鼎

鎗 鉢

壺

盤

樽

卮

杯

盃

鼎

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彝器也昔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  
以入山林川澤魍魎魍魎莫能逢之 又曰鼎上天下小 爾雅曰鼎絕  
大謂之鼐圓弁上謂之鼐鼐子鼎附耳外謂之翼 周易曰鼎象也九四  
曰鼎折足覆公餗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上九玉鉉大吉 禮記曰崇鼎  
貫鼎大黃封父龜天子之器 毛詩曰絲衣其紕載弁依俅自堂徂基自  
羊徂牛鼐鼎及鼐 三禮鼎器圖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  
金有鼻目以銅爲之三足 左傳曰宋華督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  
子鄭而立之以郟大鼎賂公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  
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離宮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  
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三

宗信



昏亂雖大輕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事具祥瑞部鼎篇又曰

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墨子曰巫馬子問

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墨子曰鬼神明於聖人猶聰明耳目之與聾

盲也若夏后開使飛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使翁難乙灼自若之龜

成曰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成不舉自藏不遷自行乙又言繇曰逢逢白

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而遷三國此知必千年無聖之智豈能

知哉史記曰伊尹欲于湯而無由乃為有莘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致於王道又曰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臚死又曰秦武時汾

陰巫錦為民祠魏睢后土得鼎鼎大異於眾鼎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

行上薦之至中山山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至長安公卿

大夫皆議請尊寶鼎有司皆曰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

金鑄九鼎今鼎至甘泉承休無疆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而帝者心知其意

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淮南子曰闔閭

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鼎高府太倉也形九龍於鼎以為名言大鼎鞭平王

之墓舍昭王之宮說苑曰湯時大旱七年前沙爛石於是使人三足鼎

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

謁成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天大雨東觀漢記曰永平六年廬江太

守貢寶鼎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葬女於郭西閭門外鑿地為池積土

為山文石為椁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之南越書曰熙安縣

山下有神鼎天清水澄則見鼎刺史劉道錫常使繫其耳而牽之耳脫而

鼎潛既而執紉者莫不疾耳蓋尉他之鼎又曰永城縣江前有神鼎圓

數里耳高五六丈葛稚川云赤松子陶金丹鼎晉中興書曰神鼎見鼎

者仁器也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而盈煙焜之氣自然所生也亂則藏

於深山文明應運而至故禹鑄鼎以擬之事具祥瑞部鼎篇銘後漢崔瑗實大

將軍鼎銘曰大禹鑄鼎象物百神饗帝養賢命錫宗臣三距金鉉公德配

焉雉膏之災咸在擇人惟王建國分之彝器鼎為元寶君臣享位足勝其

任鬻保寶器持盈若冲滿而不溢黃耳不革玉鉉終吉禹鑄其鼎湯刻其

盤紀功申戒貽則後人後漢李尤鼎銘曰五鼎大和滋味集具雖快其

盤紀功申戒貽則後人後漢李尤鼎銘曰五鼎大和滋味集具雖快其

盤紀功申戒貽則後人後漢李尤鼎銘曰五鼎大和滋味集具雖快其

盤紀功申戒貽則後人後漢李尤鼎銘曰五鼎大和滋味集具雖快其



口損之爲務。古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拘邑賜爾和鸞黼黻，珣弋尸臣拜手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後漢崔駰仲山父鼎銘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有福，足勝其任。公餽乃珍於高，思危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理。梁周捨鼎銘曰：天下寧康，異方同軌，九牧作貢，百司咸理。範金鑄器，戒鎮階所，波圓月鏡，傳之無已。

鎗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銅龍頭鎗。笑林曰：太原人夜失火，出物欲出銅鎗，誤出熨斗，便大驚惋，語其兒曰：異事！火未至鎗已被燒，失脚。梁吳筠以服散鎗贈殷鈞，詩曰：玉鉉布交文，金丹煥仙說。九沸翻成緩，十轉良爲切。執以代，疏麻長貽故人別。

鉢

浮圖澄傳曰：澄以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華。西域傳曰：諸國志曰：佛鉢在乾陀越國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養願終日花香，不滿則如言也。願一把滿亦隨言也。交州雜事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

表送臨邑王花然所獻銀鉢一口，水精鉢一口。支僧載外國事曰：佛鉢在大月氏國，一名佛律婆，越國是天子之都也。起浮圖浮圖，高四丈七層，四壁裏有金銀佛像，像悉如人。高鉢處中央在第二層上，作金絡絡鉢鍊，懸鉢鉢是石也，其色青。又曰：摩竭提國在迦維越之南，相去四十由旬，貝多樹去摩竭提三十里，一名毗波梨佛唯在此一樹下，坐滿六年，長者女以金鉢盛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往尼連禪河浴，浴竟於水邊噉糜，噉糜竟擲鉢水中，逆流可百步許，然後鉢復流河中，架梨那龍王接取鉢，在宮中供養。法顯記曰：弗樓沙國有佛鉢，昔月氏王大興衆來伐此國，取佛鉢既服此國，已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去，去乃校飾大象置鉢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進，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鉢無緣，深自愧歎，即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啓：齊王融謝安陸王賜銀鉢，啓曰：素人之貴，有訪仙經，鐫刻可奇，見符神鼎，撒膳器於珍羞之席，降寶玩於簞瓢之門。梁劉孝儀謝鄱陽王賜鉢啓曰：珍窮貨貢，製極範金，用貴寶樽文，包龍鼎雕鏤，海籍圖載，山經閱衆靈於器中，弄神效於掌裏，足



令任后所欲遠慙漢世少君有覲逞羗齊寢

壚

抱朴子曰取金液及水銀以黃土壚盛置之猛火土皆化為丹以此丹金為盤盃食其中令人長生 袁彥伯羅山疏曰善道門戶在石室北壁下形骸朽壞止有白骨在昔成都識此道士聞之使人慨然其業行殊異與當蟬蛻解骨耳石室中先有壚盛香得便掃除燒香 啓 梁皇太子謝勅賚廣門壚等啓曰淮南承月之杯豈均符采西國浮雲之枕非謂塊竒臣南珍靡究未讀奏曹之表方物罕逢不識議郎之畫

盤

周官曰玉府掌王之金玉若合諸侯則供珠盤玉敦 禮記曰湯之盤銘德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盤絲刻成於盤極猶畫也君子新其德盡其心力不有餘也 左傳曰昔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教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為公盤 史記曰毛遂謂楚王之左右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血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啜盟而定從次者吾

君次者遂定從於殿上遂右手持盤而左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啜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孫卿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盤方則水方 神異經曰西北有金樓上有銀盤廣五十丈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命侍女索桃須臾以玉盤盛桃七枚大如鴨卵形圓色青以呈王母王母以四枚與帝自食二枚矣 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南有玉盤盤中有玉龜 風土記曰越俗飲宴即鼓盤以為樂取大素圈盤以廣尺六者抱以著腹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為節舞者應節而舉 詩 梁沈約詠竹檳榔盤詩曰梢風有勁質景用道非一平織方以文穿成圓且密 賦 魏毋丘儉承露盤賦曰樹根芳林濯景天池嘉木靈草綠葉素枝飛閣鱗接而從連層臺偃蹇以橫施龜龍怪獸嬉遊乎其中詭類壯觀雜逐衆多若乃肇制模鎔應變入神窮數極理究盡物倫命班爾召淳均撰蘭藉簡良辰采名金於崑丘斬扶桑以為薪詔燭龍使吐火運混元以陶甄毆陰陽而役神物豈取力於烝民用能弗營不日而成匪雕匪斲天挺之靈雄幹碣以高立于雲霧而上征蓋取象於



蓬萊實神明之所憑峻極過於閭風鳳高翔而弗升遠而望之若紫霓下鄰雙鷗集焉即而視之若瓊琳之柱華蓋在端上際辰極下通九原仙掌既平且安越古今而無匹信奇異之可觀又能致休徵以輔性豈徒虛設於芳園采和氣之精液承清露於飛雲

**銘**後漢李尤盤銘曰或以承觴或以受物既舉清觴又成口實魏母丘儉承露盤銘曰赫赫聖魏紹天惟則承露瑰生爰詔懿德下有蛟龍偃蹇虬紛上有層盤厲彼青雲修莖擢擢高弗可及仙掌岩岩零露是集有直其體有固斯基休徵攸降神明攸持少昊惟好我后斯同以近眉壽以保萬邦魏陳王曹植承露盤銘曰岩岩承露峻極大清神石礪魄洪基岳停下潛醴泉上受雲英和氣四充翔鳳所經匪我明后孰能經營近歷闡度三光朗明殊俗歸義祥瑞混井鸞鳳晨棲甘露宵零神明攸挾高而不傾奉戴巍巍恭統神器固若露盤長存永貴賢聖繼跡亦世明德不忝先功保茲皇極垂祚億兆永荷天秩

晉殷仲堪酒盤銘曰



爾雅曰彝卣罍器也小罍謂之坎卣中樽也禮記曰廟堂之上罍樽在阼犧樽在西又曰泰有虞氏之樽也山罍夏后氏之樽著殷樽犧象周樽莊子曰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以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聞矣其於失性一也淮南子曰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設樽耶過者斟酌各得其宜事具人部聖篇又曰夫奉一爵酒不知於邑言其挈也萬石樽則曰斤交言其重也又况羸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者乎二者重於樽亦遠矣遠猶多也漢書曰成都侯商于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之事邑唯樓護自安舊節邑亦事之不敢有關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于上壽坐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向正坐東觀漢記曰劉文及蘇茂易水上遣王霸討之霸至遂閉門堅守勞賜吏士作冒樂賦賊懼呼雨射營中



中霸前酒樽

孔融別傳曰融常歎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

矣事具人部

**詩**

魏文帝詩曰良辰起初節高會構權疑明爵浮象樽珍

膳盈豆區

**銘**

後漢崔駰樽銘曰惟歲之元朝賀奉樽金壘犧象嘉禮具

存獻酬交錯萬國咸歡

後漢蔡邕酒樽銘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溢德將

無荒過則荒沉盈而不冲古人所箴尚鑒茲器茂勗厥心

後漢李尤樽

銘曰樽設在堂以俟俊乂三山共承雕琢錯帶

晉孫綽樽銘曰大匠體

物妙思入神儀彼靈禽制器為人虛以合有文以飾身湛此玄醴延我嘉

賓興懷寄詠聊以標設詳觀茲器妙巧奇絕酌焉則注受滿則側吐寫適

會未見其竭與之無若施而有節玄應忘知切存不伐王公擬之德齊上

哲宋何偃常滿樽銘曰貞明麗象吳食中望唯茲奇器神絕莫尚斟酌

賦受不踰其量鳧鷖之詩豈伊異況

### 卮

韓子曰棠谿空見昭侯曰今有白玉卮而無當瓦器有當君渴將何以飲

曰以瓦器空曰白玉卮美而君不以其無當耶曰然空曰為人君漏泄羣

臣語猶玉卮無當也空每見出昭侯必獨臥唯恐夢言泄妻妾戰國策

曰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師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

再拜謝賀戰勝起而曰臣竊譬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

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

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足未成一人蛇成奪

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足遂飲酒具遊鹽鐵論曰川源不能實漏

卮漢書曰高祖奉玉卮為太上皇壽又曰初何武為郡吏時事太守

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故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時武

為揚州刺史奏事在邳春壽兄子適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酒酣

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駑下未曾省見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

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以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

異民有隱逸乃當召見不可以所私問顯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賦

晉傅咸汗卮賦曰人有遺余琉璃卮者小兒竊弄墮之不絜意既惜之又

感物之汗辱乃喪其所以為寶况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有金商之瑋



寶皇乾剛之淳精歎春暉之定色越冬冰之至清爰甄陶以成器逞異域之殊形猥陷身於醜穢豈厥美之不惜與觴杓之長辭曾瓦匱之不若

杯

後漢崔駰漢明帝頌曰帝乃負屨執曾覆珪運斗杓以酬酢酌酒旗之玉卮

山海經曰犬戎國有一女子方跪進玉杯食 禮記曰父母没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孝子見親之器物哀則不忍用管子曰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盍不為寡人壽叔牙奉杯而起 文子曰清

之為明杯水見眸子濁之言閭河水不見太山 韓子曰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上形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羨菽藿則必薦豹胎 又曰樂羊為魏文侯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樂羊坐於幕下而饗之盡一杯 淮南子曰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也然祭者用大也一杯酒甘蠅潰其中匹夫不嘗小也 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域獻夜光常滿杯杯容三升是白玉之精光明照徹夜以杯

於庭中以向天比旦而水升滿中汁甘而香美斯實靈器 漢書曰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盜文帝怒下廷尉治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

弃市上大怒曰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所以奉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 不欲

故以取上喻之 陛下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之 又曰元帝徵貢禹為諫議大夫禹奏臣當從之 東宮見賜杯案盡金銀飾非當所以食臣下也 又曰王嘉為丞相數上事言不宜封董賢上怒有詔收謁者即召丞相詣廷尉詔獄掾吏涕泣共和藥進嘉曰將相不對強吏陳

冤君侯宜引決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伏刑都市以示萬眾豈兒女子耶何謂咀藥而死 又曰朱博為御史大夫為人廉儉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子希見其

面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宋叔平為定陵令素杯食麥飯 論衡曰河東須曼都好道去家三年而反曰去時有數仙人將上天離月數里而止月之旁甚寒凄愴飢欲食輒飲我流霞一杯每飲數月不飢 王逸子

王逸子

王逸子

王逸子

王逸子

王逸子

王逸子

王逸子

王逸子

王逸子

王逸子

王逸子

王逸子

王逸子

王逸子

王逸子



曰頽淵之簞瓢則勝慶封玉杯何者德行高遠能絕殊也 陶侃故事曰侃上成帝螺杯一枚 南州異物志曰鸚鵡螺狀似霞杯形如烏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為名 南越志曰南海以蝦頭為杯鬚長數尺金銀鏤晉康州刺史常以杯獻筵間文用以盛藥未及飲無故酒躍於外時廬江太守曲安遠頗解術數即令筮之安遠曰即三旬後庭將有喜慶者 **銘** 後漢馮敬通杯銘曰樂則思舊燕則思懼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後漢李尤杯銘曰小之為杯大之為聞杯聞之用無施不可以飲以享慎其得正用公之美驕公為病 梁陸倕蠡杯銘曰用邁羽杯珍愈渠椀實同蠡測形均楪滿伊我疲病獨居無伴所不此挹誰謂誰緩

盃

方言曰楚魏宋之間盃謂之盃 說文曰殽皿小盃也 吳志曰曹公出濡須甘寧為前部督受勅斫敵前營孫權特賜米酒衆肴寧乃以銀椀酌酒自飲兩椀乃酌與其都督督伏不肯時持寧引自前置脰上呵之曰卿見和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却起拜持酒通次酌共各一銀椀至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 咸康起居注曰詔使遼東使段遼等琉璃盃 **賦** 魏陳玉曹植車渠椀賦曰惟斯椀之所生子涼風之峻溜采金光以定色擬朝陽而發輝豐玄素之煒曄帶朱榮之歲蕤縕絲綸以肆采藻繁布以相追翩飄颻而浮景若驚鵠之雙飛隱神璞於西野彌百葉而莫希于時乃有明篤神后廣彼仁聲夷慕義而重使獻茲寶於斯庭命公輸使制匠窮而麗之殊形華色燦爛文若點成鬱蒼雲蒸蜿蜒龍征光如激電影若浮星何神怪之巨偉信一覽而九敬雖離朱之聰自由炫燿而失精何明麗之可悅起羣寶而特章侯君子之閑宴酌甘醴於斯觴既娛情而可貴故求御而不忘魏應瑒車渠椀賦曰惟茲椀之珍瑋誕靈岳而竒生扇不周之芳烈浸瓊露以潤形陰碧條以納曜喻朝霞而發榮紛玄黃以彤齋曄豹變而龍華象蜿蜒之輔體中含曜乎雲波若其衆色鱗聚卓度詭常網縕雜錯乍圓乍方蔚術繁興散列成章揚丹流縹碧玉飛黃華氣承朗內外齊光 魏



徐幹車渠椀賦曰園德應規異從易安大小得宜容如可觀威彼清醴承以瑀盤因歡接口媚于君顏 晉潘尼琉璃椀賦曰覽方貢之彼珍瑋茲椀之獨奇濟流沙之絕險越葱嶺之峻危其由來也阻遠其所託也幽深據重峦之億仞臨洪溪之萬尋接玉樹與瓊瑤鄰沙棠與碧林瞻閭風之崔嵬顧玄圃之蕭瑟光映日曜圓成月盈纖瑕因麗飛塵靡停灼爍旁燭表裏相形舉茲椀以酬賓榮密坐之曲宴流景烟晃以澈清醴瑤琰而外見 隋江撝瑪腦盆賦曰翠羽流霞之杯諒無聞於瑋麗豈匹此之奇瓌爰覩殊特臻自西國狀驚鶴之點漬似遊龍之割刻士衡譬之雲采中郎羞其馬勒于時北園清夏東閣浮涼山交枝而影雜水沉葉而流香蟬無風而引短鷺出迥而飛長副君海亭岳峙紙落金鏘獲阿宗之美寶命河朔之名觴寶出崑崙之仙阜觴即玄洲之玉酒酒既醉而還年益稍酌而延壽仰天縱之體物銘歌器兮何有 **書** 秦嘉妻與嘉書曰分奉金錯椀一枚可以盛書水琉璃椀一枚可以服藥酒 **表** 梁諸葛恢表曰詔云行當別離以為悵固分致甞甞一劍一琉璃椀一貴達心領錄之天恩望極

天地施鈞不異遠近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三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四

巧藝部 射 書 畫 圍碁 彈碁 博 樗蒲 投壺 塞

藏鈎 四維 象戲

射

世本曰逢蒙作射 山海經曰軒轅國在窮山際其不壽者八百歲人面

蛇身尾交首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 禮記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

懸弧之義 又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又曰孔子射

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 左傳曰晉將戰潘阝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

射之徹七札焉列子曰甘蠅古之善射者殼弓而獸伏鳥下 尸子曰荆

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欲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王大喜

又曰鴻鵠在上鞞弩以待若發善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

心亂也 莊子曰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而不見

鷓以五鈞射者見鷓而不見雀 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

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韓詩外傳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



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石矢摧無跡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為之開而况於人乎史記曰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沒鏃視之石因復射之終不復入廣所居郡聞有虎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子他人學者莫能及又曰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將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鵠者也淮南子曰越人學遠參天而發鏃在五步內今學者欲學古而不知變是越人射也漢書曰匈奴畏邽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之能一中魏書曰文帝共上常獵為虎所逐顧射應聲而倒太祖壯其摯勇使將武騎吳志曰太史慈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策討麻保賊賊緣上樓上行罵以手持樓焚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焚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典論曰文帝自序曰少好弓馬逐禽輒十里射出百步後滅猶貢良弓代獻名馬時歲暮春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於鄴西獵終日獲麋鹿

九雉兔二十詩梁元帝落日射羅詩曰促宴引枚鄒中園觀獸侯日度棚陰廣風橫旗影浮移竿標入箭鼙鼓送爭籌附枝時可息言從清夜游周庾信北園射堂詩曰軒堂聊可習仙的不難登轉箭初辭竿橫弓先望棚驚心一鴈落連臂兩援騰直知王濟巧誰見魏舒能空心不死樹無業未枯藤擇賢方至此傳庖欣得朋

書

淮南子曰昔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事具百家家語曰宓子賤仕魯為

單父宰恐君聽用讒人使已不得行其政故請君近吏二人與俱至官令二吏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吏患焉辭歸魯宓子曰書甚不善勉而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所以去之而來也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子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意者其以此諫乎公悟太息歎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漢書曰元帝多才藝善史書應劭曰周史籀所作大篆也鼓琴瑟吹洞簫又曰宣帝時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



席硯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事具文部視篇又曰陳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之榮後漢書曰張奐長子芝字伯玉英家知名芝及第昶善草書至今稱之又曰顯宗問班固御弟子安在固對與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三輔決錄曰趙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夸故張伯英書與襲同郡大僕未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王隱晉書曰索靖燉煌人靖草法武帝愛之時尚書令衛瓘世號得伯英之筋一臺二妙天下為希晉陽泉草書賦曰惟六書之為體美草法之最奇杜垂名於古昔皇著法乎今斯字要妙而有好勢奇綺而分馳解隸體之細微散委曲而得宜乍楊柳而奮發似龍鳳之騰儀應神靈之變化象日月之盈虧書蹤竦而值立衡平體而均施或欽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或攢翦而齊整或上下而參差或陰岑而高舉或落擇而自披其布好施媚如明珠之陸離發翰攄藻如春華之揚枝提墨縱體如美女之長眉其滑澤有易如長溜之分岐其骨梗強壯如柱礎之不基斷除

弓盡如工匠之盡規其芒角吟牙如嚴霜之傳枝眾巧百態無盡不奇宛轉翻覆如絲相持齊王僧虔書賦曰情憑虛而測有思公相心而圖空心經於則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從風搖挺氣妍媸深功爾其隸明敏婉蠖約蘄移將摛文籟將託韻笙簧儀春等愛麗景依光沉若雲鬱輕若蟬揚稠必昂萃約實箕張垂端整曲裁邪製方或具美於片巧或雙競於兩傷形綿靡而多態氣陵厲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獻體也貴杜跡乘規而騁勢志循檢而懷放後漢蔡邕篆書勢曰體有六篆妙巧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揚波震激鷹跖鳥震延頸脅翬勢似凌雲晉衛恒四體書勢曰弘農張伯英轉精其巧家之衣帛必先書後染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忽忽不暇草寸紙不遺仲將謂之草聖晉索靖書勢曰蓋草聖之為狀也婉若銀鈞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蚴虬或往或還頽阿那以羸形欬奮疊而栢栢及其逸遊野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空隆揚其波玄態對路



于山岳飛鷲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從風轉相比附竊燒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綺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狡飛馳相奔趣陵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 晉劉邵飛白書勢曰鳥魚龍蛇龜獸仙人蛟脚偃波楷隸八分世施常妙索草鍾真爰有飛白之髡貌豔勢珍若乃敷坵毫芒纖手和會素幹冰解蘭墨電掬直准箭馳屈擬 勢繁節參譚綺靡循殺有若煙雲拂蔚交紛刻繼韓盧接飛宋鵲遊逝 梁庾肩吾謝東宮古跡啓曰竊以仰巖遺轉入握成塵孔壁藏文隨園已蠹石書有暗厨盡猶飛豈有跡經四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損 公鈞鵲反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使酒肆來人池流色變將損北海之縉 還代西河之簡 梁元帝上東宮古跡啓曰師宜八分之巧元帝三體之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鴻曹喜之書莫不惣華桂宮盈滿甲館竊以鸞驚之勢既聞之於索靖鷹跖之巧又顯之於蔡邕是以遊霧重雲傳敬禮之津 鳥頭魚頰表揚泉之賦頗好六文多慙三禮尚方大篆既其牢落柱下方書何曾髮髯空慕河間之聚書竟徵東平之獻

畫

表齊攸尺牘顧已缺然北海楷隸終成難擬 梁簡文帝答湘東王上王羲之書曰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真草皆得似望城扉如瞻星石不營雲飛之散可待曲辱之丹方當奉彼廷中置之帳裏乍楷銅鈎時懸歌案戢意之深良不能已

韓子曰客爲齊王畫者問之畫孰最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旦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觀故易 漢書曰上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乏食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姿質若是將欲獻單于閼氏以爲然從容言於單于乃始得出 又曰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忽思股肱之美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又曰金日磾母教誨二子甚有法度上聞西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曰休屠王閼氏日磾見畫嘗拜向之涕泣 又曰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焉其中常者悉皆行貨賂王昭君姿容甚麗志不可苟求工遂毀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帝帝以昭



吾克行既召見而惜之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 范曄後漢書曰  
永平初馬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  
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圖伏波像帝笑而不言 風  
俗通曰門戶鋪首謹案百家書云公輸班之水見蠡曰見汝形蠡適出頭  
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開其戶終不可得開般遂施之門戶云人閑藏如是  
固周密矣 陳思王畫贊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昔明德焉后美於色厚  
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虞舜廟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  
如此爲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僚恨不得爲君如是  
帝顧而笑故夫畫所見多矣 世說曰晉陵顧愷善畫絕世好寫起人形  
欲圖殷荊州堪曰我形惡御不煩爾愷曰明府正當爲眼耳若明點童子  
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 又曰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  
何事如此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又曰顧  
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看畫者定覺益毛有神明殊勝向未安時顧謝  
勳與在巖裏人問所以顧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人此子自宜置於丘壑之

中 又曰顧長康道畫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 晉傅咸畫像賦

曰先畫卞和之像者雖具其事在素定見其泣血殘刑之刑情以悽然辭  
曰惟年命之適短流光之有經疾沒世而不稱貴立身而揚名旣銘勒  
於鍾鼎又圖像於丹青覽光烈之攸畫觀卞子之容形泣泉流以雨下灑  
血面而漑纓痛兩趾之雙刑心惻悽以傷情雖髮膚之不毀覺害仁以偷  
生向厥趾之不別孰夜光之見明人之不同爰自在昔臧知柳而不進和  
殘軀以證璧 贊 梁元帝職貢圖贊曰北通玄兔南漸朱鳶交河悠遠合  
浦迴遘茲海無際陰山接天遐哉鳥穴永矣雞田 啟 梁元帝謝上畫蒙  
勅褒賞啓曰臣簿領餘暇竊愛丹青雲臺之像終微髮髯宣室之圖更難  
議擬成蠅罕術畫馬踈文非世將恩深晉帝之賞跡愧景山寵踰魏皇之  
詔 又謝東宮賁陸探微畫啓曰工踰畫馬巧邁圖龍試映玉池即看魚  
動還傷金屏復疑蠅集史遷暫覩懸識留侯之貌漢帝一瞻便見王嬙之  
像

圍碁

王人以馮



左傳曰太叔文子謂甯喜曰視君不如弈碁其何以免乎弈者舉碁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 博物志曰堯造圍碁丹朱善碁 說文曰弈圍碁也 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弈弈進退取與攻劫放舍在我者也 蜀志曰魏軍次于興平假費禕即率衆往御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圍碁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卿觀試君耳信可人必能辨賊者禕至敵遂退 魏志曰王粲觀人圍碁局壞粲復爲之碁者不信以飽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較不誤一道 博物志曰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豐等善碁太祖皆與爭能 晉中興書曰陶侃爲荊州見佐史博弈戲具授之於江曰圍碁堯舜以教愚子博殷紂所造諸君並國器何以此爲 語林曰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碁爲手談 俗說曰殷仲堪在都嘗往看碁諸從在瓦官寺前宅上下時袁美與人共在窓下圍碁仲堪在裏問袁易我袁應答如流圍碁不輟袁意傲然殊有餘地殷撰辭致難每有往復 賦後漢馬融圍碁賦曰略觀圍碁法於用兵二尺之局爲戰鬪場陳襄士卒

兩敵相當怯者無功貪者先亡先據四道守角依傍緣邊遮列往往相望離離馬目連連鴈行踔度間阻徘徊中央收取死卒無使相迎當食不食反受其殃離亂交錯更相度越守規不固爲所唐突深入貪地殺亡士卒狂攘相救先後并沒計功相除以時早訖事留變生拾碁欲疾營或窘乏無令詐出深念遠慮勝乃可必 晉曹摅圍碁賦曰昔班固造弈旨之論馬融有圍碁之賦擬軍政以爲本引兵家以爲喻蓋宣尼之所以稱美而君子之所以遊慮也既好其事而壯其辭聊因翰墨述而賦焉其辭曰局則鄧林之木魯班所造雉方砥平素質玄道犀角象牙是錯是礪內含光潤形亦應制於是二敵交行星羅宿列雲會中區網布四裔合圍促陣交相侵伐用兵之象六軍之際也張甄設伏挑敵誘寇縱敗先鋒要勝後復尋道爲場頻戰累鬪夫保角依邊處山營也隔道相望夾水兵也二圍共生皆目并也持碁合連理形也覽斯戲以廣思儀羣方之妙理訝竒變之可嘉思孫吳與白起世既平而功絕局告成而巧止當無爲之餘日差見玩於君子 晉蔡洪圍碁賦曰命班爾之妙手制朝陽之柔木取坤象於



四方位將軍乎五岳然後畫路表界立質朱文曲直有正方而不圓筭塗授卒三百惟羣任巧於無主譬採菽乎中原於是攄妙思奮玄籌玩服色尚駢駒旅進旅退二騎迭驅翻翻馬合落落星敷各嘯歌以發憤運變化以相符乍似戲鶴之干霓入類狡兔之繞丘散象乘虛之飛電聚類絕貫之積珠然後枕以大羅繕以城郭綴以懸險經以絕落眇望翼舒翱翔容弈鸞掌南指情實西射楊塵奄迹雖動詳悉或臨局寂然惟碁是陳靜昧無聲潛來若神抑舒之役成子之賢也或聲手俱發誼譁擾色類不定次措無已再哀三竭銳氣已朽登軼望軼其亂可取也爾乃心闢犇競勢使揮謙攜手詆欺朱顏如嫌然局不弘席子不盈捲乘二儀之極要握衆巧之至權若八卦之初兆遂消息乎天文屈則尺蠖舒則龍翻崔嵬雲起巖從浪傳峯峯山結杳如霧分靜若清夜之列宿動若流慧之互奔殿未結而筭了隸首不得窺其門局覆亂而不惑研桑不足識其源或設死而稱枉臯陶不能治其怨或巧逸以樂晉后夔不足以之讚我云勢貌多以孰能究傳遠求近取予一以貫 梁武帝圍碁賦曰圍奮象天方局法地

枉則廣羊文犀子則白瑤玄玉方矐無斜直道不曲爾乃建將軍布將士列兩陣駢雙執徘徊鶴翔差池鸞起用忿兵而不顧亦憑河而必危癡無成術而好鬪非智者之所爲運疑心而猶豫志無成而必虧今一碁之出手思九事而爲防敵謀斷而計屈欲侵地而無方不失信而致寇不助彼而爲強不讓他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云落重圍而計窮欲佻巧而行促劇踈勒之屯遭甚白登之困辱或龍化而超絕或神變而獨悟勿膠柱以調瑟專守株而待兔或有少碁已有活形失不爲悴得不爲榮若其苦戰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損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東西馳走左右周章善有翻覆多致敗亡雖畜銳以將取必居謙以自牧譬猛獸之將擊亦俛耳而固伏若局勢已勝不宜過輕禍起於所忽功墜於垂成至如玉壺銀臺車廂井欄旣見知於曩日亦在今之可觀或非劫非時兩懸兩生局有衆勢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雖涉戲之近事亦臨局而應悉或取結角或管邊鄙或先點而亡或先撤而死故君子以之遊神先達以之安思盡有戲之要道窮情理之奧秘 梁宣帝圍碁賦曰引如征鴻



赴沼布若羣鵲依枝類林麓之隱隱匹星漢之離離蜂起百塗從橫萬制  
或無厭而及失或先羸而後濟 **亦曰**後漢班固亦曰北方之人謂其  
爲亦弘之說之舉大略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其有白  
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効天文也四象旣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或虛設  
豫置以自衛護蓋象庖犧網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涌決有似夏后治水  
之勢一孔有闕壞頽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  
之竒要厄相切割地取賞蘇張之姿參分有勝而不誅周文之德逡巡儒  
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上有天地之象次  
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亦勢**  
魏應璩亦勢曰蓋其亦之制所尚矣有像軍戎戰陣之紀旌旗旣列權慮  
蜂起駱驛雨集魚鱗鴈峙奮維圍固衛邊鄙或飾遁偽旋卓轢斬列羸  
師延敵一乘虛絕歸不得合兩見擒滅淮陰之謨拔旗之勢也或匡設無  
常尋變應危寇動北壘備在南麾中其旣捷四表自虜亞夫之智耿弁之  
竒也或假道四布周爰繁昌雲台星羅侵逼郊場師窮衆寡臨據孤臨披

掃疆禦廣略土疆昆陽之威官渡之方也挑誘旣戰見欺敵對紛拏相救  
不量進退羣聚俱隕力行唐突瞋目悲憤覆高崩潰項將之咎楚懷之悖  
也時或失謬收奔攝北還自保固完聚補塞見可而進先負後剋燕昭之  
賢齊頃之德也長驅馳逐見利忘害輕敵寡備所喪彌大臨疑猶豫筭慮  
不詳苟貪少獲不知所亡當斷不斷還爲所謀項羽之失吳王之尤也持  
其相守莫敢先動由楚漢之兵相拒索鞏也 **銘**後漢李尤圍碁銘曰詩  
人幽憶感物則思志之空閑翫弄遊竟局爲憲矩碁法陰陽道爲經緯方  
錯列張 **啓**梁任孝恭謝示圍碁啓曰隱雷自天昆蟲已聽浮陰在漢柱  
礎先霽笑古人之工知前事之已拙旣妙藉手傳乃事因辭見微而能顯  
婉以成章孝恭人實下愚才歸末品効嘖醜反學步蹇歸文業未彰武功  
已墜內愧齊竽外羞魯服濫出簪纓非增後車之數謬頒計食空貴長安  
之米 **序**梁沈約碁品序曰弈之時義大矣哉體希微之趣舍竒正之情  
靜則合道動必適變若夫入神造極之靈經武緯文之德故可與和樂等  
妙上藝齊工支公以爲手談王生謂之坐隱是以漢魏名賢高品間出晉



宋盛士逸思爭流雖復理生於數研求之所不能涉義出乎幾爰彖未之  
或盡聖上聽朝之餘因日之暇迴景紆情降臨小道以為疑神之性難限  
入玄之致不窮今撰錄名氏隨品詳書俾粹理深情永垂芳於來業

### 彈碁

魏文帝典論曰余於他戲弈之事少所嘉唯彈碁略盡其功乃為之賦昔  
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予嘗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世  
說曰彈碁始自魏宮內裝器戲也文帝於此技亦特好用手巾拂之無不  
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著葛巾拂碁妙踰於帝詩周王褒彈碁詩  
曰投壺生電影六博值仙人何如鏡奩上自有拂輕巾隔澗疑將別隴頭  
如望秦握筆徒思賦辭短竟無陳賦後漢蔡邕彈碁賦曰榮華灼爍  
不鞞鞞於是列象碁雕華麗豐腹歛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騁馳然  
後棧掣兵碁夸驚或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行如留放一弊六  
功無與儔魏文帝彈碁賦曰惟彈碁之嘉巧邈超絕其無儔苞上智之  
弘略允貫微而洞幽局則荆山妙璞空深揚輝豐腹高隆庠根四顧平如

砥礪滑若柔黃碁則玄木比幹素樹西枝洪濶若一修短無差象籌列栢  
一據雙螭滑石霧散雲布四垂然後直叩先縱二八次舉緣邊間造長邪  
迭取爾乃詳觀夫變化之理屈伸之形聯翩羅繹展轉盤縈或暇豫安存  
或窮困側傾或接黨連興或孤據偏停于時觀者莫不虛心竦踊咸側息  
而延佇或雷抃以大噓或戰悸而不能語魏丁廙彈碁賦曰文石為局  
金碧齊精隆中夷外綴理肌平卑高得適既安且貞碁則象齒選平南藩  
禮身重腹隱頭騫驍悍說敏不輕不輕列數二去取象官軍徽章采列爛  
焉可觀於是二物既設主人延賓粉石霧散六師列陳跡行王首左右相  
親成列告誓三令五申事中軍政言合禮文號令既通兵碁啓路運若廻  
風疾似飛兔前中却儻賈其餘怒風馳火燎令牟取五恍哉忽兮誠足慕  
也若夫氣竭力殘弱膽却心進不及敵中路為擒仁而不武春秋所嚴剛  
優勁勇忿速輕急推敵阻隧我廢彼立君子去是過猶不及晉夏侯惇  
彈碁賦曰嫌深宇以舒情遶衆藝以廣娛觀奇巧之瓌麗律彈碁之妙殊  
局則崑山之寶華陽之右或煩蛇龍藻或分帶班駁或發色玄黃或儼的



鱗白悉魯匠之精能傾工心於彫錯形方隆而應矩焜焜霞以修鑠爾乃  
延良人洽坐際隆局施輕棊列徐正控往來必有中而告憇相形投巧左  
撫右拔揮纖指以長耶因偃掌而發八陵超踰落歸趣援勢紛交務而躋  
合乘流密以遙曳若乃釋正彈循亂場滑石周散勢縱橫捍撥捶撤應無  
方侈若天星之列閃若流電之光或擗柏散爛揮霍便娟或奮振唐唐頽  
水參連棊單局匱等分紀殘勝者含和負者喪顏惜情娛之未遂恨白日  
之微造實機藝之端首固君子之所歡也序梁簡文帝彈棊論序曰觀  
夫漠穹蒼而挺質寫博厚而成形峙五岳而標竒停四海而爲暈協日月  
之數應律呂之期愬玄黃之武略校孫吳之應變語其用心壯哉之戲也  
爾乃觀壯士之出師望兵棊之式道上昇則搏翼穹天赴下則建瓴高屋  
乘危則棧山航海歷險則束馬懸車完五憶霸國之勲全六想陳平之智  
反八均高陽之數四角思漢后之歌飛丸回晉侯之琴徘徊異鄴中之螿  
牽牛覺乘槎之來織女擬雲軒之去故古人或言之禮樂或比之仁讓或  
喻以修身或齊諸道德良有旨也路梁元帝謝東官賜彈棊局啓曰經

大魁遊藝彌愧拂巾鳳岫鷹揚信難議擬鳥跋星懸曾何髣髴蓮花未易  
玉屑不工綠邊之法庶遵細柳之陣徘徊之勢方希明月之樓子相有錫  
聞於遂古季緒蒙賜即事可傳

博

說文曰博局戲六著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博 山海經曰休與之山其  
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棊五色而文狀如鶉卵事具人部穆天子傳曰天子與  
井公博三日而決 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人置高樓大路設酒擊博樓上  
遊俠篇尹文子曰博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而不能制齒之大小在  
遇者也 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孔子曰有之爲其  
兼行惡道也 說苑曰晉靈公驕奢造九層之臺謂左右敢諫者斬孫息  
聞之求見公曰子何能孫息曰臣能累十二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  
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上加雞子  
其上左右惰息靈公俯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孫息曰公爲九層之臺三  
年不成危甚於此事具人部論吳韋昭博弈論曰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



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處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遑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王霸受道於圖圉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今世之人不務經術好習博奕廢事弃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以臨局交事雌雄未決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占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進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則非孫吳之倫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以變詐之務則非忠信之事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故老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方今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博選良才旌簡旄俊設呈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

### 樗蒲

異苑曰昔有人乘馬山行遙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樗蒲遂下馬以策拄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漼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絕 博物志曰老子入胡作樗蒲廣翼集參軍于贊陳節戲事曰夫嬉戲都名動相剝非爲治之本自今樗蒲擲馬諸不急戲宜一斷之翼荅曰今唯許其圍碁餘悉斷 賦 後漢馬融樗蒲賦曰昔有玄通先生遊于京都道德旣備好此樗蒲伯陽入戎以斯消憂枰則素旃紫芻出乎西鄰緣以績繡紉以綺文杯則搖木之幹出自崑山矢則藍田之石卞和所工含精玉潤不細不洪馬則玄犀象牙是礎是礎杯爲上將木爲君副齒爲號今馬爲翼距籌爲策動天法卒數於是芬葩貴戚公侯之儔坐華榭之高殿臨激水之清流排五木散九齒勒良馬取道里是以戰無常勝時有逼遂臨敵攘圍事在將帥見利電發紛綸滂沸精誠一叫十虛九雉磊落蹉踔并來猥至先名所射應聲粉潰勝貴歡悅負者沉悴



投壺

禮記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謂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 神仙傳曰玉女投壺天為之笑 東觀漢記曰祭遵薨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 魏略曰邯鄲淳字淑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匹 古歌上金殿者玉樽延貴客入門黃金堂東厨具肴膳椎牛烹猪羊主人前進酒琴瑟為清商投壺對彈碁博弈並復行 何劭王弼傳曰弼性好弘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賦 魏邯鄲淳投壺賦曰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以正班爵講禮獻功於是乃崇其威儀恪其容貌繁登降之節盛揖拜之數机設而弗倚酒澄而弗舉肅肅濟濟其性敬焉敬不可久禮成於飫乃設大射否則投壺植茲華壺鳧氏所鑄厥高二尺盤腹修頸飾以金銀文以彫鏤象物必具距筵七尺傑焉植駐矢維二四或柘或棘豐本纖末調勁且直執竿奉中司射是職曾孫侯氏與之乎皆得然後觀夫投者閑習察妙巧

之所極駱駢聯翩爰爰兔發翻翻隼集不盈不縮應壺順入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四矢退効既入躍出往再偃仰俯俛趨下餘勢振掉又足樂也擬議於此命中於彼動之如志靡有違也譬諸為政羣職罔弛左右畢投効奇數鈞列置功竿稱善告賢三載考績幽明始分也比技不釋擗是自遂雖往有功義所不貴春秋貶暈亦猶是類也若乃撮矢作驕累掇聯取一往之納二巧無與耦斯乃絕倫之才尤異之者也柘列葩布匪罕匪綢雖就置猶弗然矧迥絕之所投惟茲巧之妙麗亦希世之寡儔調心術於混冥適容體於便安紛縱奇於施舍顯必中以微觀悅與坐之耳目樂衆心而不倦瓌璋百變惡可窮讚

塞

說苑曰塞行棋相塞謂之塞也 管子曰秋行五攻一曰秋禁二曰博塞穆天子傳曰天子與井公塞也 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事業不同亡羊均也伯夷死於首陽之下盜跖死於東陵之上所死不同殘生均也 漢書曰吾丘壽王以格五召待



詔孟康曰乘五閤不得行故云格五也。賦後漢邊孝先塞賦曰可以代博弈者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驚睡寐免晝寢之譏而已然而徐核其因通之極乃亦精妙而足美也。故書其較略舉其指歸以明博弈無以尚焉。曰始作塞者其明哲乎。故其用物也約其為樂也大。猶上鼓塊枹空桑之瑟質樸之化上古所耽也。然本其規模制作有式四道交正時之則也。碁有十二律呂極也。人操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陰陽也。乍亡乍存像日月也行必正直合道中也。趨隅方折禮之容也。迭往迭來剛柔通也。周則復始乾行健也。局平以正坤德順也。然則塞之為義盛矣大矣廣矣博矣。質象于天陰陽在焉。取則于地剛柔分焉。施于人仁義載焉。考之古今王霸備焉。覽其成敗為法式焉。

藏鈎

風土記曰義陽臘日飲祭之後叟嫗兒童為藏鈎之戲。分為二曹以效勝負。若人偶即敵對人奇即人為遊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為飛鳥以齊二曹人數。一鈎藏在數手中。曹人當射知所在。一藏為一等。三等為一都。

辛氏三秦記曰昭帝母鈎弋夫人手拳而有國色。先帝寵之。世人藏鈎法此也。事具居處部官殿篇賦晉庾闡藏鈎賦曰歎近夜之藏鈎復一時之戲。望以道生為元帥以子仁為佐。相思蒙籠而不啓目。烟冷而不暢。多取決於公長。乃不咨於大匠。鈎運掌而潛流。手乘虛而密放。示微迹而可嫌。露疑似之情。狀輒爭材以先叩。各銳志於所向。意有往而必乖。策靡陳而不喪。退怨歎於獨見。慨相顧於惆悵。夜景煥爛流光。西驛同明。誨其夙退對者。催其連射。攘袂以發奇探。意外而求迹奇未發而妙待。意愈求而累僻。疑空拳之可取。手含珍而不摘。督猛炬而增明。從因朗而心隔。壯顏變成衰容。神材比為愚策。

四維

賦東晉李秀四維賦曰四維戲者衛尉摯侯所造也。畫紙為局。截木為碁。取象元一分而為二。准陰陽之位。擬剛柔之策。而變動云為。成乎其中。世有哲人黃中。通理探賾。索隱開物。建始造四維之妙。戲遊衆藝之特奇。盡盈尺之局。乃擬象乎兩儀。立太極之正統。班五常之列位。剛柔異而作



配趨舍同而從類或盤紆詰屈連延駱驛或間不容息舍棊則獲圍成未  
合驕棊先出九道並列專都獨畢

象戲

周武帝造象戲 王褒爲象經序曰一曰天文以觀其象天日月星是也  
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木金土是也三曰陰陽以順其本陽數爲先本  
於天陰數爲先本於地是也四時以正其序東方之色青其餘三色例皆  
如之是也五曰筭數以通其變俯仰則爲天地日月星變通則爲水火金  
木土是也六曰律呂以宣其氣在於取未在于取丑是也七曰八卦以定  
其位至震取允至離取坎是也八曰忠孝以悼其教出則盡忠入則盡孝  
是也九曰君臣以事其禮不可以貴凌賤直而爲曲不可以卑畏尊隱而  
無犯是也十曰文武以成其務武論七德文表四教是也十一曰禮儀以  
制其則居上不驕爲下盡敬進退有度可法是也十二曰觀德以考其行  
定而後求義而後取時然後言樂然後笑是也或升進以報德義以遷善  
或黜退以貶過事在懲惡或以沉審爲貴正其瞻視或以徇齊爲功明其

糾察得失表於隆替在賤必申台敬彰於勸沮處尊思屈片言崇於拱璧  
一德踰於華衮賦 周庾信象戲賦曰觀夫造作權輿皇王厥初法凝陰  
於厚德仰冲氣於青虛於綠簡既開丹局直正理源碑縹緲原窮作聖若叩  
洪鍾如懸明鏡白鳳遙臨出雲高映可以變俗移風可以莅官行政是以  
局取諸乾仍圖上玄月輪新滿日暈初圓披羽林之華蓋寫明堂之璧泉  
坤以爲輿剛柔卷舒若方錦而無影似空城而未居促成文之蓋亡靈龜  
之圖馬麗千金之馬符明六甲之符於是播笏當次佐辰乾席處地理於  
方珪轉天文於圓璧分荆山之美玉數藍田之珉石南行赤水之符北使  
玄山之策居東道而龍青山而關而馬白既舒玄象聊定金枰聽日景之  
光景乘風雲之性靈收四方之正色用五德之相生從月建而左轉起黃  
鍾而順行陰翻則顧兔先出陽變則靈鳥獨明沉乃豫遊仁壽行微音  
水影搖日花光照林乍披圖而又玩或開經而熟尋雖復成之於手然須  
得之於心乃有龍燭銜花金鑪浮氣月落桂垂星斜初墜猶豫樞機嫌疑  
涇渭顧望迴惑心情怖畏應對坎而衝離忽嘗申而取未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四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五

養生

養生可十筮

相術 疾 醫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文子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  
 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胃閉嗜慾養生之末也 莊子曰吹吁呼吸  
 吐故納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韓子曰神  
 不注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 華佗別傳曰他嘗語吳普  
 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自使極爾體常動搖穀氣得清血脉流通疾則不  
 生卿見戶樞雖用易腐之木朝暮開閉動搖遂最晚朽是以古之仙者赤  
 松彭祖之為導引蓋取於此也 抱朴子曰爾乃咀吸寶華谷神太清外  
 珍五耀內守九精 又曰城陽郗儉少時行獵墮空冢中飢餓見冢中先  
 有大龜數數迴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俛或仰儉素亦聞龜能導引乃  
 試隨龜所為遂不復飢百餘日頗苦極後人有偶窺冢中見儉而出之後  
 竟能咽氣斷穀魏王召置土室中閉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力自若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五



**論** 魏嵇康養生論曰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  
上壽一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此皆兩失其情粗試論之  
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持受異  
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而盡命上獲千餘歲不可  
數百年而世不精故莫能得之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愚智所知也薰毒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虱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  
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应豈  
唯蒸之使重而無所輕害之使闇而無所明染之使黃而血使延哉故神  
農曰上藥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

卜筮

禮記曰龜爲卜筮爲筮 又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  
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言動也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 尚書曰  
立卜筮人 古史考曰庖犧氏作始有筮其後殷時巫咸善筮 穆天子  
傳曰天子筮獵萃澤其卦遇訟逢 公占之曰藪澤蒼蒼其宜正公戎事則

從 左傳曰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矣邾子曰苟利  
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史記  
曰卜者以法天地象四時於民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碁而後言天地利  
害事之成敗昔先王定國必先龜筮日月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  
子必先占吉凶後乃育之伏犧作八卦爲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勾踐  
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 **論** 晉庾闡著龜論曰夫物生而後有象

象而後有數有數而後吉凶存焉著者尋數之主非神明之所存龜者啓  
兆之質非靈照之所生何以明之夫求物於闇室夜鑿者得之無夜鑿之  
明又以火得之得之功同也致功之迹異也不可見目因火鑿便謂火爲  
目神憑著通又謂著爲神也由此言之神明之道則大賢之闇室著龜之  
用豈非頽子之龍燭耶著龜之運亦所以感興卦兆求通逆數又非爻象  
之體擬議之極者也安得超登仙而含靈獨備哉且殊方之卜或貴象草  
木或取類瓦石而吉凶之應不異著龜此爲神通之主自有妙會不由形  
器尋理之器或因他方不繫著龜然經有天生神物不載圓神之說言者



所由也直稱神之美以及其迹亦猶筌雖得魚筌非魚也蹄雖得兔蹄非兔也是以象以求妙妙得則象忘著以求神神窮則著廢宋顏延之大筮箴曰余因讀易偶意著龜友人有請決遊宦務志卦有咎占故作大箴以悟焉先王設筮大人盡慮卦遭同人變而之豫先號後笑初睽未遇時至運來當在三五功畢官成幾乎衍數慶在坤宮災在坎路不出戶庭獨立無懼違此而動投足失步無愆爾儀靈骨有知無曰余逆神筮不豫南人司箴敢告馳驚序梁元帝洞林序曰蓋聞玄枵之野鬼方難測朱鳥之舍神道莫知而緹幔曉披即辯黃鍾之氣靈臺夕望便知玉井之色復以談乎天者雖絕名言之外存乎我者還居稱謂之中余幼學星文多歷歲稔海中之書略皆尋究巫咸之說偏得研求雖紫微迢迢如觀掌握青龍顯晦易乎窺覽美門五將亟經玩習韓終六王常所寶愛至如周王白雉之筮殷人飛鸞之卜著名聚雪非關地極之山卦有密雲能擁西郊之氣爻通七聖世經三古山陽王氏直解談玄河東郭生纔能射覆兼而兩之竊自許矣

相術

孫卿子曰古者姑布子卿今之世有唐舉相人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世俗稱之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從之則形相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 又曰許負唐舉鄧通條侯此四公皆善相 史記曰韋賢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賢有男四人又使相之至第二子女成曰此子貴亦當為丞相賢曰我若為丞相有長子在是安得為之賢後竟為丞相既死而長子有罪乃立玄成事具職官東觀漢記曰孝順梁后永建三年選入掖庭相工萊通見矍然驚駭却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 又曰班超行詣相者曰布衣諸生爾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鸞額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論魏陳王曹植相論曰世人固有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否是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驥耳又曰宋臣有公孫呂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震天下若此之狀蓋



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荀子曰以爲天不知人事耶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景有三次之福以爲知人事乎則楚昭有弗崇之應邾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知而疑不可得而無也魏王朗相論曰然仲尼之門童冠之羣不言相形之事抑者亦難據故也古之人固有懷不副其貌行不稱其聲者是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於宰予以貌度性失之於子羽聖人之於聽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以此推之則彼度表捫骨指色摘理不常中必矣若夫周之叔服漢之許負各以善相稱於前世而書專記其効驗之尤著者不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氏之條侯而已贊周庾信以蔡澤就唐生相贊曰蔡澤羈旅唐生決疑無勞神策不問靈龜富貴自取年壽須期雖云異相會待逢時序梁陶弘景相經序曰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值其數董賢甫在弱冠便位過三公貴半於國而裁出世身摧家破馬唐袴穿郎署楊雄壁立高閣而並至白首或垂老玉食而宦不過尉史或穎惠若神僅至齠齒或不辯菽麥更保黃耆此又明其偏有得也梁劉孝標相經序曰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乎幾響窮乎應雖壽夭參差賢愚不一其間大較可得聞矣若乃生而神睿弱而能言八彩光眉四瞳麗目斯實天姿之特達聖人之符表洎乎日角月偃之奇龍樓虎踞之美地靜鎮於城纏天關運於掌策金搥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蓋隱麟交映井宅既兼食匱已寧抑亦帝王卿相之明効也及其深目長頸頰頰感羈虵行鷲立猴喙鳥喙筋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萑之柔髮有寒蓬之悴或先吉而後凶或少長乎窮乏不其悲歟至如姬公疑負圖之容孔父眇栖遑之迹豐本知其有後黃中明其可貴或間或躍馬膳珍或飛而食肉或皂隸晚侯初形未正銅岩無以飽生玉饌終手餓死因斯以觀何事非命

疾



史記曰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否軫對曰王聞越人莊舄乎王曰弗聞軫曰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疾爲越聲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極矣亦思越不或對曰凡人思故在其疾也彼思越即越聲不思越即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 漢書曰司馬相如疾甚上曰可往悉取其書使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言封禪事所司奏焉天子異之 栢譚新論曰余歸沛道疾蒙絮被絳芻裾乘驛馬宿東亭亭長疑是賊發卒夜來余令吏勿闢乃相問而去 又曰余少時見楊子雲之麗文高論不日羣年少新進而猥欲逮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發疹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召作賦卒暴及倦臥夢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內及覺大少氣疾一歲而亡 東觀漢記曰王良以疾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疾

三輔決錄曰趙岐初名嘉年二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勅兄子可立一貞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 風俗通曰無恙俗說疾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疾耶按上古之時草居路宿恙噬蟲也食人心凡相勞問者曰無恙乎非爲疾也 又曰予之祖柳爲汲令以夏至日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中其形如蛇宣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疾云蛇入腹後柳便宣於故處設酒杯中復有蛇因謂宣此乃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恠宣意遂解甚怡懌 詩 梁簡文帝臥疾詩曰沉痾類弩影積弊似河魚詎逢龍子浴空歎楚王薤 又喜疾瘳詩曰朝窓猶掩扇宿幔未懸鉤逍遙臨四注兼持散九愁雖同益子憊聊喜摯生瘳災星夜出境鳴禽晚去樓蠲邪無賈服祆氣息梁牛隔簾蔭翠條映水含珠榴丹經蘊玉笥玄水出長洲結友尋方岳採藥訪圓丘神隄七星變貌逐五雲留飛鴻若可駕輕箬必易抽 梁劉孝威和簡文帝臥疾詩曰玉躬耗寒暑羣望崇珪璧仁祀盛黃縑禮壇優紺席憊均楚疾愈俄同宋年益豈勞誦賦臣寧用



觀濤客 梁朱超道歲晚沉痾詩曰風將夜共靜空與月俱明燭滴龍猶  
伏鑪開鳳欲驚葉飛林失影水合澗無聲太息興林念寧敢雖衣行唯畏  
殘藤盡不聞梓鼓鳴 **賦** 晉華虞疾愈賦曰余體氣不和飲食漸損旬有  
餘日衆疾並除饋食纖纖而日尠體貌廉廉而轉損校朝夕其未殊驗朔  
望而減本形容消而憔悴體質憊而狼狽內憂深而慮遠乃量食而度帶  
講和緩之餘論尋越人之遺方考異同以求中稽衆術而簡良會異端於  
妙門乃歸奇於涉塵惟茲藥之攸造寶明中之皆堅丸以三七為劑服以  
四獻為程勢終朝而始發景未及而身輕食信宿而異量體涉旬而告平  
梁裴子野臥疾賦曰旅闈禁以永久迫衰老而殷憂無筋力以為禮聊臥  
疾以來休是時凍雨洒塵涼陰滿室風索索而傍起雲霏霏而四密爾乃  
高歌莫和旨酒時傾洗然尚想何慮何營 **表** 梁簡文帝在州羸疾自解  
表曰昔違紫復曾不弱冠今夢青蒲逝將已立願歸之謁不逮宸矜民請  
之書遽降天允屬上黨之雄山西宣將五校失道入尉驕會一箭西解重  
圍更成戎阻九戰而絕甬道翻就資師雖王郭不追朱買難嗣實以褰襜

明目日夜厲精地雜黠 羗民多獷俗人非公孝欲使任類汝南勲異伯宗  
必須榮踰戊巳州牧良才實屬多士無令菲薄徒積妨賢 **書** 梁簡文帝  
荅湘東王書曰暮春美皇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弟郤南寡訟時  
輟甘棠之陰異州為法暫止褰襜之務唐景薦大言之賦安汰述連環之  
辯盡遊玩之美致足樂乎吾春初卧疾極成委弊雖西山白鹿懼不能愈  
子預赤丸尚憂未振高臥六安每思扁鵲之問靜然四屋念絕修都之香  
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香地法雷鑿夢惠日  
暉朝道俗輻湊遠近畢集獨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揚僕有關外之傷周  
南起留滯之恨 **序** 梁陶景尉後百一方序曰夫生民之所為大患莫急  
乎疾疢疾疢而弗治猶救火不以水也今輦掖左右師藥易尋郊郭之外  
已自難值況窮村迥陌遙山絕浦其間天枉焉可勝言方術之書卷秩徒  
繁拯濟蓋寡就欲披覽回惑多端抱朴此製實為深益然尚有闕漏未盡  
其善輒採集補闕凡一百一首葛氏序云可以施於貧家野居然亦不止  
如此今搢紳君子若常處閑佚乃可師藥有方脫從祿外邑將命遠途或



祇直禁闈晨宵閉隔或羈束戎陣城壘嚴阻忽驚急倉卒唯拱手相看孰若便探之枕笥則可庸豎成醫故備論節度使曉然無滯

醫

左傳曰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為猶未至公夢二豎子曰彼良

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膏也心醫至曰

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針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

醫也厚禮而歸之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即命

龍叔背盟而立曰嘻吾見子之心矣子心穴孔流通一孔不達今聖智為

疾者或由此乎事具人部聖篇史記曰扁鵲姓秦名越人時舍客長桑君遇而奇

之知非常人及呼扁鵲與語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無泄乃出懷中

藥與扁鵲又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召扁鵲扁鵲入視疾出曰昔秦

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居二日半而簡子寤魏志曰華他遊學徐土燕

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

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亦不

過數處若疾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

覺因剝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前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

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賦晉嵇含寒食散賦曰余晚有

男兒既生十朔得吐下積日羸困危殆史意與寒食散未至三旬幾於平

復何矜孺子之坎軻在孩抱而嬰疾既正方之備陳亦芻求於衆術窮萬

道以弗損漸丁寧而積日爾乃酌醴操散商量部分進不訪舊効無顧問

偉斯藥之入神建殊功於今世起孩孺於重困還精爽於既繼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五



藝文類聚卷之三

昔者聖人受命於天，建國設官，各得其宜。故君子居之，而百物皆備。是以君子居之，而百物皆備。是以君子居之，而百物皆備。

昔者聖人受命於天，建國設官，各得其宜。故君子居之，而百物皆備。是以君子居之，而百物皆備。是以君子居之，而百物皆備。

昔者聖人受命於天，建國設官，各得其宜。故君子居之，而百物皆備。是以君子居之，而百物皆備。是以君子居之，而百物皆備。

昔者聖人受命於天，建國設官，各得其宜。故君子居之，而百物皆備。是以君子居之，而百物皆備。是以君子居之，而百物皆備。

昔者聖人受命於天，建國設官，各得其宜。故君子居之，而百物皆備。是以君子居之，而百物皆備。是以君子居之，而百物皆備。

昔者聖人受命於天，建國設官，各得其宜。故君子居之，而百物皆備。是以君子居之，而百物皆備。是以君子居之，而百物皆備。





